

宇宙風社月書第三冊

畫夢集

畢樹棠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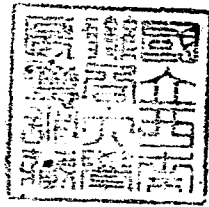
宇宙風社出版

宇宙風社月書第三冊

書 夢 集

畢樹棠 著

自然科學叢刊



宇宙風社出版

紀念

舊時的水木清華

自序

取「畫夢」二字作書名，沒有甚麼特別的意思。第一，因為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名子，就以書中一個篇名做代表，最省事。其次，我從前有一個毛病，常常一個人坐在屋裏，看着書或寫着文章，不知不覺就目無見耳無聞的傻上幾個鐘頭，有人進來或有耗子之類在地下一跑，把我驚醒，纔恍然如從夢裏轉來。其實，並不是成心去作有層次的深思，也不一定倦着有甚麼甜美的幻想，也可以說是胡思亂想，漫無頭緒，委實可笑！近來，年紀大了，一顆心被東抓西拋的如一团亂麻，自己這個人是怎麼生活的都無從理會，那傻毛病竟自沒有了；也記不得是從甚麼時候起沒有了。於今回憶起來，倒好像是一種損失，因為那裏面有詩，有畫，有靈感，有神秘……現在只是一塊石頭，在人羣裏滾來滾去而已。現在想

藉着這本書，紀念我那點毛病，美其名曰『畫夢』。

這本書裏所收集的是近幾年在報紙雜誌上所發表過的些速寫式的文字，半像紀實，也半像小說，有點不三不四的。其實，都是自己耳聞目見的些片段，覺着有點義意或趣味，便取作筆下的材料，絕沒有絲毫歪曲的私意夾在裏頭。若有人以為是諷刺他或污辱他，那就錯了，因為有人會起過這種誤會，所以在這裏特別聲明一下。有兩篇只是興趣兒，可以說毫無義意，如老，抓空兒，一個禮拜六的午後；又如成先生和一個燈塔的故事，是我一時受了平話小說的沾染，不覺帶出那種半新不舊的調子，好歹收集起來，聊以保存自己的拙劣而已。

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目 錄

自序	一
送年禮	一
李五祖宗	六
宋六先生	六
抓空兒	三
晝夢	四
時疫	七
老	八
一個禮拜六的午後	九

成先生	101
一個燈塔的故事	115
憶王靜安先生	127
勃克夫人會晤記	135
赫理斯	144
憶海參崴	150
齊東野語	161
自傳第一章	169

送年禮

(過眼素描之四)

山東半島的東部，自古地瘠民貧，說句笑話，連土匪都養不住。好在三面環海，有幾個港口，農民窮到無可奈何的時候，把心一橫，撇下孩子老婆，忍着飢餓，一兩天的工夫，便可奔到一個海口。再混在窮漢隊裏，在碼頭上賣上幾天苦力，賺到兩三元錢，便可買船過大連安東仁川，遠到海參崴等地。這叫做「上關東」，意思和「死逼上梁山」差不多。到後來，有的衣錦還鄉，有的就流落了。可是他撇下的孩子老婆呢？則惟有討飯，在愁苦、忍耐、期待之中打發日子。所以在我們家鄉，男人討飯常爲人所不理，而女人和小孩討飯，却是家家戶戶都有打發的義務，因爲她們都有一段痛苦的歷史，說來是傷心的啊！

在我記憶裏，討飯者的印象很多，而不深刻。吾鄉有一句俗語是：「討飯的那一根打狗棒不容易拾起，既然拾起來，則又難以放下。」本來好好的一個人家，到了必得討飯的那一天，情實難堪；及至久了，羞惡之心漸失，反成了一種輕而易舉的營生，自奉有餘，還可以惠及豬狗，一旦歇業，倒是一種損失似的，對這不易養成的資格，竟不好放棄了。其次，在鄉村社會上形成兩個階級，討飯的和非討飯的，後者施而前者受，是天經地義，不施不受的自食其力者反成了一個畸形的例外，不為鄉黨所容。這種現象，在「路有餓殍」的都市裏恐怕沒有，在「里仁爲美」的鄉村裏，却比比皆是。所以我自己雖然也是一個窮人，痛恨爲富不仁，而對於討飯者的印象，却實在模糊，也可以說是不大好。

然而，有一個例外。

「給點甚麼吃吧，老財主——」清晨門外的一個高亢的老年呼聲，接着是較低聲一句，「半個多月，我沒來要點甚麼吃了！」半個多月，是瞎話，實在他是

時常光臨的一個乞丐，大約每隔兩三天，必來一次，來了，必照例高呼這麼一聲。那真是高呼，他走到村裏的頭一家，開口的那頭一聲，全村五六十家就都聽見了，接着狗子狂吠起來，常常驚醒孩子們的美夢，打破老人們的衰寂，鼓動了青年們的朝氣，都不約而同的說聲：

「高起地來了！」

高起地是這乞丐的渾名，取笑他軀幹太小，只比平地高些之意。他是不滿三尺的身材，六十上下的年紀，頭髮白了一大半，長眉遮着眼，叢鬚隨呼吸而喘動着；而步履甚健，一手倚着根粗短的棍，一手提着個破爛的箕，一路走着，一面口裏咕咕唸唸的，不曉得是在說些甚麼。孩子們見了他，必跟在後面起鬨，笑嚷着：「高起地，高起地！」那頑劣的有拾起小石子，隔遠打他幾下子的。他却從來不發怒，也不做理會，有時鬧得他急了，他就捉住一個，拖到那小孩子的家門口，笑着吩咐道：

「家去拿點甚麼我吃吧，快點！告訴你爹，我半個多月沒來了！」那孩子往往如命辦理，偷偷的到廚房裏檢一大塊玉米餅給他，他爹還不知道呢。

高起地的姓名籍貫，不只我不知道，就上一輩的人也說不清楚。他沒有家庭，只一個人住在縣城南門裏靠城牆的一間小破屋裏。那是多少年來，看守城門的獄卒的住所，專司開閉城門和查夜打更等事，現在有了警察，這屋久已廢了。高起地也許是前朝的一個「抱關擊柝」之流，後來落魄而為乞丐。我十幾歲的時候，到城裏上學，每日早去晚歸，必從他門前走過兩次。有時門是鎖的，大概他是出去討飯去了，有時門開着，裏面黑洞洞的，他曲着背坐在一個矮檯上，吸着一根烟管，對行人來往，不做理會。

忽然，有半年多，不聽見那清晨照例的呼聲，街上也不見高起地的影子。天氣漸漸的冷了，風雪也來了，乞丐照例的少了。因為苟可以不討飯的人，都自動的放了寒假，等到來春，再行始業。只餘下那必得討飯的，依然迎風冒雪，沿門

求飽，爲數却很有限了。這樣，人們對於高起地的久不來臨，自然也不注意。

新年到了。

除夕的前一天，家裏正在忙着過年的雜事，長工老王來家說，門口有個送年禮的，怎麼打發？

「誰家？」

「高起地。」

大家一齊楞住了。接着我的六叔領着老王走了出去，一會子，老王就擎着一個木盤子進來，滿滿的是黏糕酥糖橘子梨之類，中間還放着一方紅帖，寫着「恭賀新禧」。六叔也進來了，做着鬼臉，兩手直搖，請大家不要做聲。住了半天，大家都豎起耳根，聽着，同時臉都鼓得通紅，不好笑出來。老王站在一旁，也不做聲，却無笑容。母親道：

「怪可憐的！作踐他做甚麼？打發他幾個錢，讓他去罷。」但是六叔還是直

搖手，大家照樣堅持着，又住了半天。忽然那舊日的高亢之聲打破寂靜，直鑽耳關：

「給點甚麼吃吧，老財主——」聲音裏含着憤怒，還有些悲哀，「半個多月，不，半年多沒來要點甚麼吃了！」

全家一齊哄堂大笑，而立刻又感到痛憐。六叔斂住笑容，嘆了口氣，取出一塊錢，放在盤子裏，又加上兩斤白米，算是回禮；原樣不動，吩咐老王送出去了。

從那時以後，我出外求學作事，二十年來，每逢在異鄉過年節的時候，我便想起這段事來。有從家鄉來的人，我便打聽高起地死了沒有？總說他還是照舊的討飯，過年也照樣送禮。只是農村的生活日見破落，關東已非樂土，出外已無出路，現在的乞丐越發多了。高起地已變做一個終年不休息的乞丐，年紀老了，一天也跑不了幾個人家，而且十家常有九家是不打發的。他那一句「半個多月」的口頭語，已經自己取消了，而換上了好多哀求苦討的新辭。年禮是從雜貨舖借

的，事後完壁歸趙，還得加點租錢，然而年頭不好，借也不好借了。聽說，後來禮色遞減，只一斤紅糖而已。

二十四年，十二月。

李五祖宗

(如是我聞之一)

我的故鄉W城，背伏重嶺，前臨長河，左右是平坦大道，達到四鄉的各鎮市上去。每月逢一逢七是縣城的集日，大街小巷都熱鬧起來，平常是很寂寞的。城的四郊有四座廟宇，似乎是象徵着四處居民的特性。東郊有黃泥菴，那裏的人好風流；西郊有五龍廟，那裏的人好俠義；南郊有觀音堂，那裏的人好儒雅；北郊有香巖寺，那裏沒有人家，只見荒塚壘壘，有些陰沉之氣。聽說，在多年以前，半夜裏在北城頭上常有鬼哭，後來把城門堵了，竟得安靜，所以至今W城只有三個城門。好儒雅的自然有些書香之家，穿長衫，走方步，吃現成飯，可是現在大半破落得只賸了幾個舊匾，伴着大書「詩書門第，禮讓家聲」的舊門扇，對着陽

光苦笑而已。好風流的自然有些香艷的多情傳說，給小說家製造些材料。最使人贊美的是那些好俠義的硬漢子，勇敢、堅決、痛快、喊得出作得到、通身是力、滿腔是熱。這種人當然不慣安分守己，常常幫閑而鬧事，因之愛之者寡，而怕之者衆。李五便是其中的一個最特奇的人物。

李五是怎樣特奇的一個人呢？我只聞名，沒有見面，在我記事的時候，他好像已經是老年了。我十二歲，到城裏上學，同班有一位李君，好弄拳棒，動不動在院子裏便練起「飛腳」來。一手插腰，一手向斜裏一指，目光射處，兩腳便挾着身子向空裏打起旋轉來，和個風車似的，一路飛去，又飛來，大家一齊喝一聲采，他似乎很滿意的，含着微笑走開了。我很羨慕這套「飛腳」，曾私自請教過他幾次，也曾背着人練習過，却始終沒學得會，怎麼也飛不起來，後來也索性算了。因此，我和李君頗有點交情，他常常談些俠義的事，談到他們西郊一帶的生活，和他本族裏的些好漢，原來李五便是他的族祖。在李君口裏的李五爺，是個

忠厚長者，安靜，和氣，有笑臉，沒笑聲，閑着只是抱抱孫子，鬥鬥紙牌，喝四兩白乾而已。可是聽前一輩的人說起來，他却是個了不得的土豪，有些談虎色變，他做過的事有好些是太平凡了。

在他壯年的時候，不只鄰里間沒人敢惹他，就是地方官也得讓他三分。他有一件唯一的本事，就是不打人而能挨打，這種消極的抵抗往往是操得最後的勝利。聽說在前清的末年，每逢新官到任，衙役書辦照例到郊外迎接。李五也去迎接，迎接的禮節是一不作揖，二不叩頭，只把袴子一脫，露出整個的屁股，在轎前一臥倒，擋住去路。

「呀！你是甚麼人？」新官的驚訝是照例的。

「在下李五。」

「你這是甚麼樣子？」這是必然的一個追問，而且總帶點怒氣。

「前來試試大老爺的刑法。」

到這個時候，要看新官的心機如何？若是個經驗富豐的老吏，就知道這是地方上的一個土棍，必不好惹，犯不着在沒進城門以前，就演上一幕趣劇，必把臉一沉，喝道：

「混帳東西，準是個瘋子，滾出去！」

衙役們把他推下去，也就沒事了。若是個新入仕途的嫩頭兒，十個有九個要上當的，心想：「你要試試我的刑法，難道我不敢打你！」必勃然大怒，吩咐衙役：

「拖下去，重打四十！」

好，這一來，可麻煩了。他是伏首貼耳的受刑，板子聲響裏夾着他的冷笑，而且「重打四十」之後，他必繼續請求，當然必「再打四十」，依然還是冷笑，而且還繼續請求，勢必由四十增爲八十，一百，二百……一方不能不繼續的打，一方總是繼續的請求，一方怒氣冲天，骨子裏早已軟了，一方皮開血流，却冷笑

着請求不已，如此鬧成一個僵局，相持不下。瞧熱鬧的積成羣衆，眼看不得開交，不免要鼓躁起來。本來，他並沒犯甚麼大法，只多不過是「藐視官府」，也定不得死罪，可是你留他一口活氣，他是永遠不會叫饒的，結果怎麼個收拾法呢？照例是由地方紳士出頭，做好做歹的替他求情，縣官自然樂得下台，他却不肯就那麼的完了，一定躺在地下，不肯起來，非請求打死不可！說情的不能只顧着一面，必請求縣太爺賞幾個養傷錢，少了自然不行，得要幾個是幾個。這樣，縣官的臉丟盡，威風全失，沒精打采的進了城，接印之後，起碼得三天不好意思露面。

李五藉此，在家裏休息幾天，傷是沒有甚麼的，只多在屁股上添幾個疤痕。半個月後，吃得又白又胖，衣冠一新，搖着紙扇，又在街上走動起來。高了興，進衙門，給縣太爺請請安。縣官聽說他來了，好像被窩裏鑽進蝸子，爽快的打發他幾個賞錢，趁早送出大門。李五有錢在手，走進酒館，喝個爛醉，走出來，東

倒西歇的，口裏不三不四的罵着：「甚麼鳥官兒，我把着大雞巴一淋，天下太平！」街上來往的人都隔遠避開，沒一個人敢靠近的，也沒一個敢開口的，光景好像你若看他一眼，他就會直奔過來，把你一口吞下。其實，李五只是「藐視官府」，瞧不起紳士，對街鄰倒滿和氣的，有時打抱不平，是滿義氣的。然而人人都怕他。街面上，幫閒生事的土棍也不少，見了他都馬上變成「孫子」，打着哈哈，喚他「祖宗」，於是「李五祖宗」之名留傳不朽。

有一年，一個新官到任之前，就久聞李五祖宗之名，所以「郊迎」的那一幕沒有演成，無精無采的過去了。後來，却藉着一個賭案，把李五打了十鐵棍。那打法很毒，是打腿，不到十棍，鮮血直流，人就暈過去了。抬回家裏，醒過來，腿已折斷。腿斷了，不能不接，李五接腿，又是一個新奇的故事。

李五請了兔子神兒（吾鄉一個著名的接骨醫生）給他接腿，很順利的把腿就接上了。幾天以後，外面長好了，骨節裏却大痛起來，行動不得。自然是那接的

手術不行，又另請一個「兔子神」來看。據說是接錯了，若不重接，不只殘廢，且有性命危險。

「另接就是了。」李五明白是被人暗算。

「這却不易！」兔子神直搖頭。

「怎麼？」

「要另接，必得再斷！」

李五再不答話，爬起來，把一隻壞腿伸進門闕底下，把牙一咬，腰一挺，只聽「格噠」一聲，腿又斷了。

「接罷！」

一個月後，李五依然是一條好漢。

這都是多年以前的事。近來練「飛脚」的李君來信說，李五已經死了，死得很慘。

一個冬天的晚上，窗外落着大雪，屋裏陰暗寂靜。坑前生着一盆木炭火，火上溫着一壺白乾，暖烘烘的散着些微酒香。李五和三位鄰翁坐在坑上鬥紙牌。他年老了，早已不在街面上稱雄作霸，只伴着酒杯紙牌，閒散安適的打發餘年。他身旁坐着個年輕的小夥子，給他做參謀，一面替他把着酒壺，隨時向三位鄰翁讓酒。慢慢的酒酣耳熱，李五感覺點煩燥，便把襪子脫下，露出大腿，幾處疤痕呈現在四人眼前。二位鄰翁道：

「老五，看見你這個疤，就想起二十年前的事來。聽說那個兔子神自從那年逃走了，至今沒敢回來。」

「可不是，」李五嘆了口氣，「其實，這會子他回來，我也不找尋他了。那幾年，我也太好事，恨我的多着呢。」

「你就是義氣，」另一個鄰翁眼瞧着手裏的牌說。

「義氣，年輕力壯的那個不義氣，」李五看了小夥子一眼，「人老了，甚麼

事都看開了。」

「李五祖宗！」小夥子猛然一聲怪叫。

「甚麼事？」

「人家都說你能挨揍，我偏不信。」

「你數數我腿上有多少疤？」

「這麼辦罷，」小夥子使筷子夾一塊炭，在李五眼前一舞，「我把這塊炭放在你這個疤上，你能受得住，我拜你爲師！」

「這算甚麼，」李五微笑，「放上罷」。小夥子不知輕重，果然把一塊火紅的炭端端正正的放在李五腿上。三位鄰翁一齊拋下牌，打急的嚷：「使不得，使不得！」李五頭也不轉，從容答道：「理他呢，看牌要緊。」接着，一面摸牌，一面出牌，滿不在乎。同時那火炭在肉上燒得支支的響，發出一股奇怪的氣味來。漸漸火色萎弱，不一會工夫，變成一塊黑炭，僵在肉裏，死滅了。李五不慌不忙

的把牌向面前一擺，合了一個滿貫。小夥子把舌頭伸了伸，氣不敢出，輕手輕腳的跑走了。三位鄰翁相顧失色，慢慢的走下坑來，道聲：「天已晚了，明天再玩罷，」各自散去。

從此，李五再沒下坑，閉目靜臥，老是睡着。醫生看過，說是筋骨已經燒傷，內潰外腫，年老人血氣既衰，難得調養了。三天以後，李五就死了，死在睡裏，哼也沒哼一聲。

廿六年，五月，北平。

宋六先生

(過眼素描之六)

在W縣城的南門外，三里多路，有一個小小的村莊，宋家溝。村子左右都是平原，土壤肥沃，往南山林叢疊，綠野起伏，是牛羊羣放青的去處，往北隔着些田畝，和我們的村莊連接着，通着進城的一條大道。三四十戶人家，大半務農爲業，沒有大地主，却也沒有很窮的，都能自食其力，春耕秋穫的過着足衣足食的尋常百姓生活。

宋家溝的人進城趕集，必經過我們的村東頭。我七八歲的時候，在街上玩耍，每天必看見一個人，清晨從東南上走過來，進城去，傍晚又出城來，順原路回去，風雨無阻，習以爲常。在我記憶裏，這個人最初就是四十多歲的樣子，

灰黃的面孔，小眼睛，稀稀的兩撇鬚子，身個不小，有點乾瘦，舊藍粗布長衫，便帽，鞋襪總沾着點黃土，走路老是不緊不慢的，略微有點搖擺，好像是個磨麵的老驢，身上不大輕鬆，却也沒有多少沉重，是野性子而已經馴順了的一種風致。遇見熟人，他也許停下，閒話上三言五語，也許笑笑，就過去了，這個人，就是宋六先生。

宋六先生，當然姓宋，而且行六，這很簡單，但是他的尊稱却有幾個變化，說起來，有點複雜，似乎可以分別代表他這個人的幾方面。他和我家裏的長輩來往，到客廳裏，讓他上座，正月吃春酒，讓他首席，進城過河，讓他先上橋，長輩都口口聲聲呼他：「宋六先生」，我們自然也得因襲這個尊稱。可是我家的管事和長工等人則毫不猶豫的喚他：「宋老六」，有時在氣頭兒上，遷了怒，簡直叫出：「媽的，宋六！」鄰居們又給了他一個外號，背地裏喚他：「宋六聖人」，這也有幾種原因，說起來，也算掌故。第一。無非是因為他是農民出身，

而學了一身斯文的酸氣，太不順眼。其次，在光緒年間，宋六是個白丁，不大認字，忽然宋家溝一帶發生一套童謠，道是：「三把韭菜兩把葱，一捐捐了一個樂舞生。」原來宋六已捐了官，官名樂舞生，是欽定聖廟裏的樂官之一，專司二八月丁祭，在大成殿上演唱「大哉孔子」一幕。據說這個差事，也頗不易當，不但得知樂，而且要會舞，唱工做工並重，比仿鐘鼓一動，就得張口，同時兩臂左右平伸，兩腿一齊分開，頭更得穩得周正，做出一個「大」字的形像來，接着假定是琴瑟和之，口裏抓住板眼，四體舞動，又做出一個「哉」字來，就這麼表演下去，很麻煩。當時也許手忙腳亂，真個聞樂不知肉味，可是事後和秀才們一樣分些冷豬肉吃，而且大小總是官，宋六居然金頂，馬掛，朝靴，出沒於廟堂士林之中，於是先生之稱以定，聖人的外號也附帶着了。不過宋六先生也很謙虛，常自己批評他對樂舞之事，不大在行，總覺着舞得不是那麼回事，就像舞「大」字，整其衣冠而舞之，自然是對的，若是裸體舞，豈不該是個「太」字？所以當初齊人

餽女樂，也許就是這個意思呢。但是他的外號還不只此，有貧嘴之流間接着叫他：「宋六狗兒」，大概是因為他見了富貴階級的人，就鞠躬作揖，口裏專應答：「是，是是！」所謂慣會順着雞巴毛放屁，一味的討好兒，彷彿是走狗的一派。這已經夠損的，還有人甚至如在他身後指點着，罵他是：「結夥六子！」是根據一種不可靠的傳說，說他的降生，是隨便湊合出來的，迹近私生子之類，因之，他是否姓宋，似乎是個問題，行六與否，更是渺茫。大凡聖人的血統都有些來歷不明，從這一點看去，宋六落個「聖人」的外號，也不算是一種污辱。至如城裏的人，都照例稱呼他：「六掌櫃」，因為他在縣前大街上開設着一個館，已經二十多年，他每天早出晚歸，無疑的是一面經營開館的生意，一面又照料着村裏的家務，混合起來，好像是個「農商部長」。

有了功名官職，就有些名譽的差事送上門來，例如充當禮賓，便是其中之一。我們鄉間，死人出殯，照例要請一位大賓來點主，這得科甲出身，才夠資

格，起碼得是個秀才。其次，有四位禮賓唱禮，讀祭文，也要有點功名的人担任，至少得讀過禮記的纔行。幹這個，一天有三頓酒飯，四盤八碗，非輩即腥，夜裏兩頓點心，粗細小八件，事後有尺頭和豬羊肉做謝禮，一個月若有這麼幾次，就着實很利市，而且威風。民國以後，舉人秀才快死乾淨了，就樂舞生之類也已不多，物以稀爲貴，於是宋六先生算是碩果僅存，禮賓之事，已非此公莫屬，有時也兼任點主。所以他非常的忙，請帖一個壓着一個，和棺材舖的統計成了正比例。銀灰繭綢長衫，對襟羽紗馬褂，牛屎黑毡禮帽，補丁皂青朝靴，三天兩頭打扮在身上，老脫不下。據說，後來身分很大，謝禮少了，不好打發，背後閒話一大堆，還仔細下次的推三阻四，請不動呢。

還有，買賣房田的中間人，分家出繼的監理人，爭吵打架的調解人，結親的媒人……在五里三村之內，都必請宋六先生出頭露面，雖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角色，却得算充數之一，少不了他，而且至少有一頓酒飯，鄉黨莫如齒，還得請他坐

首席。然而這些只是他的名譽事兒，算副業，他的正業是城裏的生意——開館。

開館，是一種甚麼生意呢？說來話長。

這是民國紀元以後，W縣城裏一種特殊發展的生意，是土豪劣紳的俱樂部，衙役，警察，及所有土棍幫閒者的交易所，詞訟，烟賭，火債的總包。牠的形態大概是這樣：三間門面，兩明一暗，中間是穿堂，進門的左首，一口水缸，連着兩盤灶鍋，灶後是一鋪大土坑，當中按着一條矮脚坑桌，桌上有茶壺茶碗之類。兩邊坐着臥着不三不四的人，有指首割脚高談闊論的，有擠眉弄眼，咬耳朵，打喳喳的，有口裏不乾不淨的罵着，有唉聲嘆氣的，也有翻來覆去的睡着的。打扮的形像也種種不一，有穿長袍馬褂，搖着紙扇的；有袒着胸，赤着腳，含着烟捲的，有披着油灰的布大褂，歪戴着瓜皮小帽，口裏哼着二黃梆子的；有趕集的鄉下人，頂着破了沿兒的草帽，蹲在牆角下，守着錢搭子抽黃烟的……各色雜樣，出出進進，探聽些消息，交接些銀錢，會商些事件，多少總必有點事兒。簡單的喝兩

杯茶或抽兩管烟，就分手了，重要的也許得招呼個席面，應酬頓酒飯，類似都市裏的茶館兒，却沒有那麼安靜，閒適，逢着市集的日子，格外顯着忙亂，緊張。

右首是帳房，旁邊必連着個小小的套間，打開簾子，裏面有桌椅墨筆紙張，那裏照例有一位靜坐的散文作家，官稱曰代書，是專管給打官司的寫狀子，稿費按篇計算，自兩元至數十元不等，以來約者的身分，案件的性質，和作家的名望為標準。稿紙是衙門印就的，有定價，格式是制定的，文章是死套，似通不通，雅俗共賞，却非如此，不能批准；而且非他們寫不可，因為他們是請准營業，而且和衙門裏外有穿通，和現在的律師是一脈相傳的。

走進穿堂門，是一個寂靜的後院，擺幾樣盆景，掛幾籠子鳥兒，廁所接着豬圈，裏面睡着一集隨時可殺的肥物，製造出一種稀薄的臭味兒，一陣一陣的縹散着。正屋和廂房裏都迎門擺着八仙桌，春檯，壁上貼着「招財進寶」的財神畫，或是避邪的魁星，這裏時常有飯局，多與訟事有關，並不熱鬧。裏間是夜以繼

日的賭局和烟鋪。那時在小城市裏，還不通行麻雀，總是押寶，看紙牌，雖然不免有吵架討債等事，但是玩的時候，總是斯斯文文的，無甚動靜，烟客更個個是雅士，半死不活的對着燈起膩。那怕是殺人放火的土匪，慷慨悲歌的志士，倒在烟鋪上，也就變成清靜無爲了。所以二榻一燈之間，往往是解決一切糾紛，進行和平談判的成功場所。這比鮑爾溫的烟斗或張伯倫的雨傘都靈得多，希特勒和莫索里尼若是有烟癮的話，歐洲也許就沒有事了。

招待四鄉來的訴訟客是開館的主要生意，神通可真廣大，包寫訴狀，代走門路，活動現款，張羅應酬，都一手包辦，而且酒飯大烟照例可以記賬，只要你有一份家產在後做押頭，不怕你不乘輿而來，狼狽而去。鄉裏人的動不動扭着到縣打官司，和城裏人的張着三面網，活捉死吃，是中國地方上一種傳統的黑暗，其中的悲喜劇不知演了有多少，不過以W縣城而論，從前似乎是散漫的，自從開館盛行，算有了專門的事務所，罪惡的發展形成科學化了。據說，開館的風氣最盛

的時候在民國十年左右，縣城內外有一百多家，幾乎是十室九館，每個紳士必把持着一個地方機關，同時背後必開着一個館，組織周密，工作活躍，財源茂盛，成了一種不可破的勢力。直到十七年北伐成功，各地有了黨部，公開打倒土豪劣紳，更有韓青天時時出巡，動不動先斬後奏，開館之風才漸漸落伍，而趨於消滅了。

開館，可以說是過去的一個時代，成功和失敗都是普遍的，只有宋六先生的館，是一個例外。

宋六先生開館，遠在前清的末世，那時城裏館子很少，生意也比較簡單，只有賣酒飯，寓客而已，利雖然不薄，那總是有數兒的錢。年終結賬，賺到千兒八百，趁着年關錢緊，從破落戶手裏買上十畝八畝薄田，鄉裏人眼孔淺，就一齊喊着：「結夥六子發了！」都走上門來給他兒子提親，送節禮，他就心滿意足了。後來館子的性質一變，家數也多了，都發起橫財，宋六先生的生意便相形見

拙。雖然有時也下個把詞訟客，有時也偷着賣幾兩烟土，或放點小債款，終究是聖人底子，不敢放肆邪侈，招納潑皮無賴，只得抱殘守缺的瞧着人家眼紅，發發牢騷而已。後幾年，年紀也老了，精神有些不濟，就把館交給兒子們看着，自己只做禮賓，媒人，介紹買賣房地等事，算是退休了。閑着便走走鄉紳人家，到雜貨舖裏和老掌櫃的們談談天，但是早已不進聖廟，因為丁祭時有時無，就有的時候也不用甚麼樂舞生了。近來出殯的也有了變化，請的禮賓往往是學校教員，或者是軍隊的排長，宋六先生已無人請教。但是無論如何，他決不能被人遺忘，他有他過去的光榮，那麼多的外號，都非偶然，聽說他還有最後的一個外號，彷彿是：「貓頭鷹」，因為他一時常在誰家裏出進，這家一準是個沒落的鄉紳，忙着典房賣地，離吃大飯（即破產）不遠了。

十年以前，宋六先生就死了，是氣死的。

大概是張宗昌督魯的時候，W縣城駐着一支軍隊，不發餉，常到各商家借給

養；說借，也就是強索，而且沒有限度，一次跟着一次，越來越不好打發，鬧得人人敢怒而不敢言。有一天，宋六先生不知爲了甚麼，正沒好氣，走進隔壁一家雜貨舖，一屁股坐在靠門口的凳子上，瞧着大街上來往的大兵，似乎很不自在，老是冷笑。接着和老掌櫃的攀談起來，不免相對嘆氣，覺着這個年頭兒，買賣沒法做，暗中的原因，不言自明。宋六先生說着，掛出火來：

「要他媽的給養，我還沒人兒養呢！兵，甚甚兵？簡直是土匪！」

「得了，六掌櫃，你喝茶，」老掌櫃的朝着街上直撇嘴。

「哼，你怕，我不怕，我這麼大歲數了，怎麼……」宋六看出老掌櫃的臉色慌張，打了一個楞，「怎麼？我偏說他是土匪！我偏……」

拍的一聲，宋六的左腮上吃了一個清脆的鍋貼兒，把小眼珠子一翻，接着右腮上又是一把掌，頓時眼前漆黑，火星子亂飛，有點坐不住。

「媽的。我們是土匪，你是土匪的丈人！」一隻灰布袖的武士手抓住宋六的

頸口，往門外一摔，和踢足球似的，直滾到街心，又上來幾個大兵接應着，拳脚交加，「揍，揍！」

宋六滿臉是血，全身是土，衣襟撕成幾塊，鞋子飛走一隻，初時口裏還直叫：「老總！」後來聲息全無，蜷伏着一絲不動了。來往的人誰不認識宋六先生，都遠遠的走開，沒一個敢上前勸解的，連隔壁館裏自己的兒子都不敢露頭，事情似乎太嚴重了。大兵們打夠了，口裏罵着「丈人，小舅子！」從雜貨舖裏揪出那老掌櫃的，一條繩子拖着，到司令部去了。

事後，由商會出來調停，宋六被處了二百塊錢的罰金，准其回家養傷，了事。自然還得在自己館裏請幾次客，酬謝人情，都由他兒子代表辦理，宋六是動不得了。

一個多月以後，宋六先生的傷也就好了，但是自此以後，我們的村東頭不見宋六先生早來晚去的影子，連宋家溝的人也很少看見他，他是閉門不出，決意隱

遁了。身體上的創傷是醫得好的，精神上的殘毀可以成永遠的缺陷，宋六先生的精神，到此也算完了。後來不久，他就去世，出殯的那一天，紳商各界上祭的絡繹不絕，縣城司令部還公送了一幀素幛，大書：「典型猶在」。禮賓就是孫排長。

廿八年仲夏。

抓空兒

(過眼素描之二)

這是十幾年前的事了。

春假的前一天，接到T的電話，說明天若天氣好，他要領着一羣女朋友出城來玩，通知我預備招待。我放下耳機，心里作起癢來，「一羣女朋友」，內中當然有C女士，其餘都是些什麼人呢？記得前兩個月，由T引導着到女子高等學校去參觀過，見了好些女同鄉，有一位音樂專修科的某女士，人極秀韻可親，她就是C，同時我頂不順眼的，是那個玩自行車的小女子，身長不滿四尺，乾瘦得沒半點風致，却跳來跳去的賣弄精神。我暗地里送了她一個渾號，叫「抓空兒」。北平有一種秀而不實的落花生，深秋以後，乾果攤上賣得很賤，吃起來，抓

一把，十個有九個是空心的，真是既不中看，又不耐吃，俗名便叫做抓空兒。我想，若是這個劣貨明天也來，那才殺風景呢！

第二日，果然天氣清明。

清早我就起來，把幾個月來沒有收拾的臥室整理一新。破衣服舊鞋子都收藏在壁櫃里，借了隔壁朋友一床新被單，把久已想洗而到底沒洗的枕頭被褥掩蓋了。把桌上橫陳雜疊的洋書和綾裝書都歸隊立正，花生皮烟捲頭洋蠟頭和吃燒餅落下來的芝麻粒子等等無用之物，都一齊驅逐到破紙簍里去。又把地板上的帳單家信及一切無名爛紙都打掃乾淨了。吩咐聽差買一塊錢的茶葉口香糖葡萄乾和水果瓜子之類，又到廚房定了五塊錢的菜。接着我洗臉刷牙刮鬍子換衣服，諸般齊備，窗上的日影已滿了一半，屋里顯得愈發明淨，時候已近九點。我便在遊廊下走來走去，等候着。

半點鐘過去了，沒有消息。那天本是假日，天氣又好，同事們聽戲的逛市場

的遊公園的找朋友的，大半都出去了，宿舍里十室九空，好不寂靜。我從遊廊的盡處閒步到前面大草地上，也看不到一個人影。在草地上繞了一個大灣，向南走到河邊上。這條河水自西向東流着，把校園劃成南北爲兩半，夾岸垂柳成陰，野花鋪地，在這仲春天氣里，景色格外清和宜人。一個人無意識的走來，心里却惦記着旁的事，反而感覺出無聊似的。我正在慨嘆良辰美景，無人留戀，驀地里那邊石橋上走過一個人來。這人已經六十多歲，粗短身材，八字鬚，頭戴紅頂瓜皮帽，身穿綠油裕綢袍，缺襟青緞背心，散花醬紫套袴，白竹布襪，福字頭鞋，手里玩着一對胡桃核，摩擦有聲，笑迷迷的向我點頭，原來是我們這學校「開國元勳」之一，學監先生，張鬚子者便是。

「怎麼，沒進城玩兒去麼？」

「沒有，你老人家好？」

「好什麼，窮對付事兒！我對您說，這個年頭就是這麼回事兒！」張先生的

笑容整個沒了。「你譬如說吧，咱們這兒的學生，那一個不是我瞧着他畢業的，有錢兒的到外國留學，回來當上教習，架子可就變了，見了我，理也不理，這還不算什麼。從前他們都叫我『張先生』，那是不含糊的，前天有兩個回來的，在這路上散步，碰巧兒我也出來繞灣，有一個指着我小聲說，『這不是張鬍子麼？這老傢伙還沒走！』他媽的張鬍子是他叫的麼？我走不走，干他鳥事！你該聽說，我有個疝氣的毛病，現在到了這把年紀，也不算病了，那天氣得我大發疝氣，一宵沒睡着，你看這小子多混蛋！第二天的早兒，我就預備見校長辭職，不當這窮差了；老王伺候我多年，知道我的脾氣，極力的勸我別生氣，又打水給我洗澡，我洗了澡，心裏才鬆快些。還是那句話，這個年頭，就是這麼回事兒，我好，我好什麼，好倒窮霉！」

唉！我本是隨便一句話，倒引出這老頭子一大篇不相干的牢騷，這是從何說起！看看手錶，已經十一點了，便對他道：

「對啦，這個年頭，就是這麼回事，你老人家就裝沒聽見得了，好吧，再會！」

「慢着！你瞧今兒天氣多好，反正也是閒着，咱們順着河沿繞一繞，回頭和你喝三杯。」

「謝謝你，今天城裏還有客人來，大概也該到了，我得回去瞧瞧，改天再找你去。」

「得，去你的。」

我回到屋裏，看見茶已備好，瓜子糖果都已擺在碟子裏，梨和蘋果盛在一個大盤子裏，形式業已齊備，而且有幾分美麗。我燃着一支烟，一面從書架上抽出一本唐詩來，坐下隨便的翻閱着，觸眼便是一首春怨：

紗窗日落漸黃昏，金屋無人見淚痕，

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滿地不開門。

我立刻把詩本子向書架上一丟，起來在屋裏來往的踱着，壁上的掛鐘已敲了十二點。我順手擲了一個瓜子，輕輕的放在嘴裏，把皮兒一吐，飛落在地板上，立刻檢起來，放進紙簍裏去。同時發現一個紙烟頭睡在紙簍旁邊，還絲絲的出烟，也檢了起來，放進痰盂裏。我想這幾個傢伙怎麼還不來，別有意和我開個玩笑，那才上當呢。

忽然，走廊裏有一羣脚步聲走過，接着有個敲門的聲音，我精神一振，趕去把門一開，却只有一個人不慌不忙的走了進來，是張鬍子。

「怎麼，不是有客麼？」

「還沒來到，請坐，請坐。」

「喝！水果，糖，是個待客的樣子。」

「抽烟麼？」我拿着烟盒問道。

「謝謝！這梨看樣很新鮮，多錢一斤？」

「聽差買的，我也不知道，你先來一個。」

「您這是預備客的，我……」我說着，把盤子的梨一個一個的摸弄過，最後挑了一個大些的，從袖口裏抽出一條手巾來，擦了一擦，一口咬着，笑道：

「喝，脆極了！我對您說，」他一面坐下，我也坐下，「你瞧我六十多歲了，牙可一個也沒掉，吃什麼都成。你猜怎麼着，我就願吃梨！這北京的賣羅芭的都喊什麼羅芭賽梨，那是胡說，你別理他，怎麼也不及梨好！你想，羅芭多兒錢一斤，梨多兒錢一斤，若是一樣，誰還吃梨，你說對不對？」

「對極了！」

「這不就結了。可是蘋果也不錯！」他手裏的梨已經吃完了，只賸塊梨核。

「您再來個蘋果。」

「喲！您這是預備客的，我……」他又抽出手巾來，擦一個蘋果。「這蘋果和梨可就又不一樣了，」他急急的嚼着，吞了一口，接續道：「蘋果有兩種，有

咱們中國蘋果，有洋蘋果。這年頭兒不能講國貨，咱們中國蘋果是不成嗎！個兒又小，軟不濟的，誰吃！我呀，我壓根兒就願吃洋蘋果，一點毛病，就是有點酸，」他接着咬了一口，把眼一瞪，「你瞧，多脆！」

「對啦，脆極了！」

他吃完了，又抽出手巾來，擦了一擦手，摸着鬍子道：

「您不是有烟麼？」我遞過烟去，他燃着，深深的吸了一口道：「這烟本不是好東西，可是吃了水果，非抽一根烟不成，要不，不夠勁兒！」

三分鐘的靜默。

走廊裏又有人走過，又有敲門的聲音，我想這一定是他們來了，便應道：「請進！」進來的却是個郵差，送來一封信。我一看信封上的筆迹，便知道是T寄來的，信裏的話很簡單：

「原約今日偕諸女同鄉造訪，不意C女士偶染感冒，H女士自行車又壞，遂

不克成行。電話不通，謹此函達，並道歉忱。」

我微笑着，把信丟開，心裏想道，真是抓了一個空兒！

「張先生，就在這兒吃午飯吧？」

「怎麼，您不是等客麼？」

「不來了。」

「您這原是預備客的，我……」

接着廚房送來酒菜，擺了滿滿一桌，我便和張鬍子對嚼起來。

兩年以後，張鬍子果然辭職去了，後來聽說不久他就死了。

畫夢

（如是我聞之一）

一

夕陽從校園的柳林隙裏斜射到南窗內東面壁上，壁上掛着一個照片，是依山傍水的一座花園的一角。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子穿着輕鬆的春衣，手裏玩着一枝海棠花兒，笑眯眯的立在花園門口，好像在等候誰似的。在晚霞的渲染裏，映着她鮮艷的面龐，比平時越發美麗了。順着畫中女子的視線向對方看去，在窗西側立着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年，一隻手插在袴袋裏，一隻手擎着一枝烟捲，穿着件外國背心，襯着雪白的內衣，沒繫領帶，蓬鬆着頭髮，清秀的面孔，兩眼矇矓着，似乎是在漂渺的遊烟裏欣賞那畫中的美人。

幾分鐘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却已想不十分清楚，有點模糊了；就在地板上繞了幾步，又立在窗下，端詳那一張照片；住了會子，漸漸的一幅灰暗了的舊影在他腦筋中和東方黎明似的一層一層的出現了。

二

九年以前，S從本縣小學畢業，隨着一位同學到省城升入M中學校。那時他纔十四歲，自來沒離父母的膝下，一時到了這省城繁華的所在，就和落在五里霧中一樣，辨不出個東南西北，甚麼事都沒頭緒，動一動，手脚就沒安排處，說不出的好些委屈。K倒事事在行，能說，好動，膽子又壯，一切報名投考入學等事都一手辦理得很脆快。入校之後，沒到一個月的工夫，便和同學中的幾個重要分子都廝熟了，擔任幾個課外服務團體的職員。他常暗地裏對S說：「兄弟，出門比不得在家，別和個大姑娘似的！」可是S總得依賴他，而且得怕他，彷彿就是自己的大哥。

M中學不備寄宿舍，學生都得租房子住。初到省時，大家都住在旅館裏，後來入學開課了，得想長久安定的辦法，搬家就成了一個重要的問題。S好像沒事人兒，搬不搬全不理會，過了一個多月，K着急了，天天下了課，就出去找房子，跑了幾天，沒有一處合適的。

有一天，他和幾位同學出去散步，走到鵲華橋東盡頭，行人稀少，全是幽靜的住宅，看見路北一家門上貼着「吉屋招租」的紅字條，細看門牌是：「嶺南李寓」。幾個人便上前敲門，出來的是一位斯文的老者，約有五十來歲，恭而有禮的問明了來意，便進去看房子。原來這李老先生是前清的一位甚麼候補官，因官運不好，爲人又不合時宜，民國以後，就窮守省城，南邊也回不去，只有幾間住宅，因沒有客人來往，空出外院一座臨街的客廳，要租出去，進幾個錢，藉以補助度日。房雖然萎舊，却寬敞清潔，桌椅陳設都是現成的，租價也不貴，就定下了。

S 隨着 K 搬進李宅以後，清早就到學校上課，傍晚才回來，晚上溫習功課，裏外都沒有動靜，生活很是寂寞。門旁有幾棵鳳仙花和牽牛花，也已萎謝了，窗外有稀疏的一叢竹子，有時迎着微風動一動，作出點沙沙的聲音，階前的碎花石中間長着些淺草，土地上一縷一縷的綠苔，永遠接不着陽光。內院隔着一道門牆，上面露出幾株海棠樹，綠蔭籠罩着，深深的好像一座尼姑庵，只在黎明和黃昏時有幾隻小鳥在樹枝上追逐着叫一陣子，其餘滿是死靜。

李老先生有時走來，談談天，話到舊事，發些感嘆，一面探問些學堂的事務，說起來，他老先生倒像避居桃源，對於外邊的事，隔膜極了。再從他的談話中，知道他的家庭很簡單，老兩口之外，只有一個女兒，纔不過十幾歲，自己教着她讀書，再有一隻小吧狗，也不咬人。此外就甚麼人也沒有了，親朋都早已疏散，和鄰舍間也沒有來往，清苦而孤單的度着歲月而已。

他們二人住在外院，內院是不便進去的。初時還有幾個同學走來玩玩，因為

K不常在家，S又死板板的，茶水都不方便，後來索性沒個人來了，只有寂靜。

三

有一天，李老太太出來喚小吧狗，看見S從外面跑進來，滿頭是汗，手裏提着一把茶壺，她笑着問道：

「S先生甚麼事，急得這樣？」

「我去倒茶，K等着喝呢。」

「這街上沒有賣茶的……？」

「我都到西街上吉順茶館去倒。」

「喲，老遠的！」

到晚上，李老先生出來，對K說：到西街上去買茶，太遠了，不如買個小爐，自己燒，又省錢，又便當，用着水，可以到內院去取。接着，K說了一大套感謝的話，自那以後，S擔任燒水，K自任取水，茶老不斷，真個方便多了。

但是，不到半月的光景，取水的事也歸S兼任了，這個小小的變動，是有原因的。

K有一天到內院去取水，S劈了幾根木柴，生起火來，半天不見水取出來，正在疑惑之間，忽然聽見內院有個女子的啼泣聲音，接着是一陣爭吵。不多時，K從內院一步一步的走出來，臉色通紅，口裏連說：「豈有此理！」提了不滿半壺的水，擲在地下，轉身走進屋去，拍的關上門，仰在牀上，睡了。茶燒好了，送到他面前，他連眼沒睜。晚上吃飯的時候，大發脾氣，說飯碗不乾淨，筷子一根粗一根細，成何體統！悅來居飯館的小夥傢不知來由，便咕嚕道：「別擺烏窮架子啦！誰高興包這五塊錢的飯，嫌不好，就換別家，誰也不靠着誰！」K一聽大怒，拍桌子直跳起來：「反了，反了！小夥傢竟敢和學生瞪眼，真正豈有此理之極點！」說着一脚把飯桌子踢翻，就要動武。小夥傢見來勢不對，一路罵着，從黑影裏跑了。

K正式聲明，以後他不到內院去取水了。

S臉嫩，怕見生人，而且又有個毛病，怕狗，偏偏李宅的小吧狗好在人腳後聞味兒，S被他嚇過幾次，鬧得時時心虛。他每次到內院去取水，必預先在牆外傾聽一會兒，等裏面沒有聲息的時候，纔蹣跚了脚步溜進去，走到水缸前，灌滿了一壺水，就轉身飛跑出來。常常因為跑的脚步太重了，把狗從室內驚引出來，直吠到門外。

有一次，他忘了那牆外的準備，提着水壺大踏步的往裏走，剛轉進影壁，就楞住了。在水缸側，坐着一個人兒，紫荊花色的衣袖，套着墨青緊身背心，用兩條辮子結了一對圓髻，分梳在耳邊，手裏握着個小木棒，面向裏在那裏搗衣。那小吧狗緊靠在她身旁，半睡着。瞧見有人進來，牠立刻露出牙來，口裏唬唬作聲，那女子轉過頭，看了一眼，接着把狗喚住。S怪不好意思的灌了一壺水，頭也不回的走了出來，一面生火，心不自主的亂跳。

經過這一次冒險，那小狗對他倒親暱起來，見面不咬一聲，還搖尾跳躍的鬥趣兒，他的懼怕也漸減了。只是取水的時候，更覺躊躇，心亂，真怕去，又十分的想着去，惟恐怕遇見她，又惟恐遇不見她，心裏七上八下，說不出是個甚麼滋味。事情是沒有準兒的，却是常常相遇，她有時在院裏搗衣，或是曬衣，也有時在階前灌花，玩吧狗兒，有時對他笑着點點頭，有時便不做理會，久之，S也就處之很自然了。

四

時光如流，轉瞬已度過半年。

那年秋天，歐戰的風聲傳來，某國進兵T港，人人都說不好了，中國要多事了。果然，不多幾天，某國人便沿着鐵路設立民政署，大有暗地裏窺伺中國民治的意味。報紙上又不斷的登載沿海一帶的一些駭人聞聽的新聞，又時常有某國的武裝軍隊在商埠馬路上遊行示威，半夜之後，又常常有炸彈的聲響，於是省城裏

人心惶惶，物議沸騰。官府裏也戒備起來，大街小巷都有衛隊把守，城門不到四點鐘便關閉了，六點鐘就靜街，夜裏巡察得更緊。聽說當時中國政府也抗議過幾次，但是那裏有用，不久，謠言蠶起：有的說某國已經對中國政府下了最後通牒，三天之後，就要開火；有的說北京城裏已經開了和平會議，把S省整個的割讓了；又有的說，泰山上下來一個老道士，精通望氣之術，說省城在臘月十五日半夜子時要遭千古未有的大劫……種種傳說，愈來愈多，偌大一個省城，登時變成一團混亂的現象。

又過了兩天，大舞台開了國民大會，學堂也罷了課，街上時常有遊行的，演講的，散傳單的……愛國……熱血……抵制……請願……的聲浪傳遍了全城。

M中學是救國運動的中心，首先發起了學生會，K被推為交際部長，於是招待新聞記者，謁見省會議長，聯絡工商團體，出席各界會議……忙得他食不得飽，夜不安枕，十天倒有九天在學生會度夜，竟是不回寓一次。

學潮一起，S連門都不敢出，功課也懶得溫習，吃了飯，就躺在牀上看些閑書，把紅樓夢細細的看了一遍，矇着被暗裏流了幾次眼淚，芙蓉誄婉孌詞之類都密密的加以圈點。再拿過旁的書來，竟瞧不進去，連一向奉爲至寶的古文辭類纂，都覺得毫無意味。無聊之極，就在屋裏踱來走去的散步。壁上有李宅掛的些對聯和畫屏，上面的聯語題辭都被他念熟了；窗上貼着一對紅紙剪的「貓捕蝶」，纖巧的花樣也被他看熟了，頂棚上掛着一對走馬燈，裏面有紙摺的「八仙過海」和「唐僧取經」，外面有五彩的紙刻四季花兒，雖然都已淡舊了，每天總去瞧牠幾次，也被他看熟了；條几上擺着幾張很舊的像片，上面成行的坐着些寬袍大袖，厚底朝靴的人物，面目十九可憎，然而也被看熟了……這一座斗室便成了他唯一的世界，每天悶悶的迎太陽東昇，送太陽西下。

五

那天午後，S正躺在牀上看茶花女遺事中的馬克日記，忽然K從外面進來，

挾着一個皮包。

「喝，你倒好自在，看小說！」

「沒事兒，怪悶的。」

「正好，這幾份章程給我抄一抄，」K從皮包裏抽出一捲紙來，放在桌子上。

「我的字恐怕不行。」

「不要好字，只要寫清楚，別出錯。」K往牀上一仰，閉上眼，現出很疲乏的樣子，「勞駕，先弄點茶喝。」

S提着水壺，走進內院。李小姐在走廊下坐着，給小吧狗繫項鈴，那東西不老實，來回的動，鈴兒不住的響。他走到缸前一看，呀！水沒有了，他轉身就往外走，李小姐在後面叫道：

「水有的，可以到湖裏去取。」

原來這省城的北一半是大明湖，湖的南岸便是熱鬧的街市，沿着湖濱是曲折相連的水榭，開設着茶館，酒肆，書寓，也有下棋賣卜的，是遊人聚集之地，這條街就叫鵲華橋。李宅在街的東盡頭，地方清靜，也是濱湖而居，開了後門，走廊外便是一片湖水，水很澄清，附近的人家多半就湖汲飲。

當時，T隨着李小姐走過內宅的穿堂，開了後門，往北一望，好一片景致也，湖水平闊，蘆葦秋黃，一行一行的白花隨風搖曳；祠宇亭榭，遠近雜列，幾隻花舫在蘆葦間出沒遊蕩，水鳥掠着水面，時來時去；極目北望，是鋸齒似的城牆，在天空湖色之間，隔成一帶分明的界線。他看得神馳意化了，竟忘記了汲水，半天，蘇醒過來，回頭看見她還立在穿堂裏，迎着風等着關門。沒意思的汲了一壺水，走了回來。唉！K怎麼不見了？

自這一天起，他忙起來，筆不停揮的抄寫。K還時時逼問他，那一天在後院裏到底搗的甚麼鬼兒？他紅着臉分辨了幾次，K始終不相信，說決不只這樣簡

單。

「小白臉，人家愛上你了，知道麼？」

「我不知道！」

「哼！」

外面的風聲一天緊似一天，城裏已經宣佈戒嚴，K好久沒有回寓。一天早晨，李老先生從街上回來，先走進客廳，說風聲不好，學生鬧得太厲害，督軍要解散學堂，說着從袖裏抽出一張報紙，遞給S看。是一張濟魯日報，上面登着學生在大舞台演愛國新劇，內裏有侮蔑當道的情節，被警廳禁止，而且捕拿了幾個學生，K也在內。S吃了一驚。李老先生安慰他道：「我聽說，不要緊，大概住兩天，就釋放出來。」接着又道：「今天是重陽節，你一個人孤單單的，晚上到舍下吃便飯，嚐嚐湖裏的鯉魚……」

在李宅的走廊下，擺着一張圓桌，幾把藤椅子，大家散坐着閒談。雖然是初冬天氣，還有些殘秋の意味，涼爽，却不冷，又在午後的暖陽裏，住了會子，倒有點暖洋洋的。院子裏沒有動靜，只樹枝上有時落下幾個海棠的黃葉，在地上打幾個旋轉，就不動了。沿着牆根栽的菊花，却正在開放，淡黃和粉白色的最多，只幾朵紅的點綴着。

「今天外面到底出了甚麼事？你買的報，琴兒唸，也沒沒聽得清楚。」李老太太問。

「說是鬧學潮，」李老先生微笑，「秀才造反！」

「怎麼說K先生也押起來啦？」

「被捕的學生很多，也不只K一個人。」

「報上明明登着名字，我纔說，媽還不信呢，」李小姐說着，看了S一眼。

「明兒，我想到學校去打聽打聽……」S說了半句，就忍住了。

「還該謹慎些，街上很緊，說不定學校還亂着呢。」李老先生露出勸告的意思。

「報上說，還捉人呢！」李小姐接着說。李老太太笑了，「這恐怕是瞎話，咱們吃飯吧。」

李小姐沒言語，走進屋去，幫着母親把菜一樣的搬出來，擺在桌上。

李老先生自居前輩，坐在正位上，「我喝酒，你們吃菜。」把左面讓S坐，她們母女倆在右面陪着。李老太太不時的用箸把菜送到S面前，道：「這是廣東菜，五香腸，臘肉，那是羅漢齋，紅燒鯉魚，螃蟹和雞……隨便吃，別客氣。」又開問些家常話，如兄妹幾位，母親多大歲數之類。李小姐吃了兩三隻蟹，眼前積了一堆雜碎兒，嘴上還抹了小花瓣大小一塊黃，拿了一隻給S，笑着說：「你嚐嚐，這東西真鮮。」一會子，又皺着眉，「媽瞧，這雞到底沒炖得爛，眼還睜着呢！」李氏婦夫聽見，都笑起來。S只用筍湯泡了半碗飯，吃了，心裏老掛念

着K，放不下。

飯後，李老先生很高興，要遊湖。定了一隻白蓬小艇，大家出後門上了船，在湖裏順着蘆道遊蕩起來。先到李公祠，殿宇很新，順着遊廊往東曲折而上，有高高的一座平臺，上面遊人聚集。有幾個學生模樣的向S點頭，有一個走過來，湊到耳朵上告訴他K的消息，說一時不得出來，却決無危險。回到船上，S把這話又對李老先生說了，一時又繞到湖心亭。這亭子四面不通陸地，非船不能走上，中間有一座碑，刻着乾隆的御筆，後面有欄干曲折的木橋，橋下有殘荷遊魚，遊湖的仕女多三三兩兩的倚着欄干，神情都頗靜觀自得似的。再經過張公祠，搖到鐵公祠，祠前有一排水樹，四面都是玻璃，圍着遊廊裏面窗明几淨，外面樹影湖光，省城那些風流名士多在春秋佳日來此飲酒賦詩。這時九月天氣，垂柳已經脫葉好些了。再向東北，快到了湖的盡頭，是北極閣。閣高數丈，雖已陳舊，形勢依然偉壯。從那幾百層的石階上舉目一看，全城都入懷抱，湖水和一面明鏡

似的環在脚下，隔岸樓臺林立，市舍鱗密，西南上商埠一帶幾處工廠的紅烟囱疏密遠列，襯影在長天晚雲之際，城南千佛山孤立碧鬱，隱隱可辨。看了會子，幾個人，都覺得神清身輕，大有飄入太虛俯視塵寰的境界，心靈都溶通妙化了。移時，一抹斜陽微弱的照在城牆上，湖水漸漸的陰沈起來，城頭上一陣微風吹過，掠到水面上，輕輕的起了些皺動，着實有些寒意。於是相率下船，返棹歸寓，經過鵲華橋一帶，萬家燈火，已是黃昏了。

自此以後，S常到內院和她們母女說些閑話，吃些零嘴，索性自己也不燒茶了，不久，彼此就撕熟了。沒人的時候，李小姐也常到書房裏來，翻閱他的教科書和圖畫本子，有時也看幾頁紅樓夢。有一次，她發現了S作的鑿紙手工，笑得她口都合不攏來，說：

「這不像手作的，快燒了吧！」

「使不得，年考時候先生還要看呢，」他答道。她好像沒聽見，順手一張一

張的都撕碎了，拋到字紙篋裏去。

「這可糟了！我旁的功課都不怕，就怕這老頭子的手工，費多少事，纔積了這幾樣，留着記分數，你這會子……」

「這會子……我給你撕了，是不是？」

「撕了，你得賠我！」

「賠就賠！」

「拿來，拿來？」

「急甚麼，回頭我做幾張好的賠你就是。」

第二天，她果然剪了一對「貓捕蝶」的花兒送來，和窗上貼的一模樣。S不滿意，說這不是現做的，他不希罕這個。第三天，她果然拿着五色紙和樣子，到書房裏來，當面做給他看。S挑了「狀元拜塔」，算頂難的，她一面刻着花兒，一面有一搭沒一搭的談些閑話。那塔共有七層，每層的花都不一樣，有秋葉的，

有正字的，有金錢的……塔下刻着一個頭大身小的人兒，戴着紗帽跪着拜揖。他越看越有趣，說：「你比我大姊的手還巧，她比你大好幾歲。我看你別說話吧，仔細剪錯了。」她不理他，口裏細吟着難懂而好聽的廣東小曲，沒到一點鐘的工夫，落了一地的五彩紙屑，一座塔便剪成了。S收藏起來，鎖在書箱裏，得意的說：

「傻丫頭，我騙你的！分數早記過了，這個留着做紀念的。」

「沒關係，你愛這個，我明兒照着你書上的樣兒給你刻一套『金陵十二釵。』」

「索性來個海棠結社圖吧！」

「你拿甚麼謝我？」

「我麼？我做個小和尚，給你唸佛。」

「放屁！」

李小姐最愛S寫的小楷，後來他寫了一篇桃花源記送她。李老先生見了，讚

美他寫得很秀麗，說在前清是可以下場的。

兩個月後，K早已出獄，也已到了寒假，學生愛國運動越來越擴大，北京和上海都有了聯合會的組織，而且有政黨的意思，眼看外交不得要領，學潮是不能平息的。

轉瞬過了幾年，又入了春天的景象。

七

前一天，K回來說，他已被學生會推舉做進京請願代表，一禮拜以內就要動身。又帶了些報紙回來，囑託S把幾個月以來外軍佔據T港及擾亂省城的事實記載，摘要彙集起來，作個總錄，以便帶到北京做宣傳的根據，事不宜遲，要趕快作得，以免誤事。說完，坐也沒坐，就去了。

S開始忙碌起來，有的剪貼，有的抄錄，還得編輯次序，一連兩夜，沒得安睡，鬧得頭昏眼花，精神十分疲憊。

第二天午後，天氣變了，竟淅淅瀝瀝的下起春雨來：晚上雨小了，又起了風。他從窗玻璃向外一看，烏雲的天空，電光忽閃忽暗，遠處一陣一陣的有轟轟的雷聲。院裏的樹沙沙作響，屋裏覺得森寒。四壁上懸的字畫不時的響動，窗紙也不住的抖動，燈光似乎很弱了，四圍變成陰暗暗的。他一個人在這種寂寥的境地裏，很覺心虛頭大，沒有附着。屋頂上一陣風走過，遠遠送來一片軍號的怪聲，又彷彿有人在隔壁喊叫，一會子又寂靜了。

纔拿起筆來，寫了不到兩行字，忽然燈滅了，一陣漆黑，立刻四壁通明，接着便是撼天動地的雷，房子像要倒下，雷過，大雨如注，一時閃光交射，雷雨打成一片。於是緊一陣慢一陣的經過了很長的時間……雨小了，屋外的動靜和緩了，壁鐘已敲十一點。雨一陣小似一陣，風也止住，半夜以後，就清靜了。烏雲飛散，天空如洗，月光清明，照在滿窗紙上，只屋簷下還不時的有些點滴之聲，透出深夜的淒涼。

一個孤零的心魂，經過這暴風雨的刺激之後，只落得疲倦，而頹萎了。不知甚麼時候，倒下頭來，隱几而臥，一會兒就入夢了。

他在睡中，來了許多的惡夢：房屋倒下來，壓在身上……大明湖的水汎濶了，澎湃四溢……外國兵襲來，直追着他……K聲色俱厲的要他編的東西……李小姐在旁邊嗤嗤的笑他，「到這個時候了，你還來笑我！你……」一睜眼，面前立着一個人。

「你……」

「我……怎麼不認得了？」

他呆着臉認了半天，才清醒了，立起身來，覺出衣裏滿身冷汗。他把洋油燈挑了一挑，打了半個呵欠。

「此刻甚麼時候？」

「你瞧，」李小姐看着掛鐘，坐在他身旁的一條長椅上，「快兩點了。」

「夜深了，難怪這麼涼呢。」

「加點衣裳吧，今兒這雨可真不小，後湖上的水都漲了，我和媽都沒睡着，幾回瞧見你窗上的燈也老亮着。」

「雨倒罷了，就不該打雷，真嚇死人！」

在彼此靜默的幾分鐘裏，他偷眼端詳：她披着一件散花青綢的一口鐘，露着點銀紅裏子，鬢角鬆散着掠在耳後，整個現出膩白而凝着點稚黃的標緻臉孔，微蹙着的眉尖和水嫩的眼角間含着睏後的睡容。一條辮子遮在大衣裏，只露出一截淡藍色的線紮兒。脚上是深紫色的舊拖鞋，底兒被泥水都沾濕了。

「你寫的甚麼？」

「替K抄的報，他半天就進京。」

「K……人兒真能幹，將來也許是個政客。」

「你真猜對了，K的志願是想學他二叔，做省議員。」

「你呢？」

「我麼，你猜不透。我家裏也指望我做官發財，我可是沒出息，只想讀一輩子書，留一部文集傳世。」

「人生只是一個名利網，你算擺脫了一樣兒，還不乾淨。」

「我也許出家，做個詩僧，雲遊天下。」

「這也難說，真個大解大悟的人，出家在家都是一樣。」

「其實，既然生在這個世界上，就算入世，死了，纔得乾淨，活着就是苦惱，要苦中求樂，就該給眼前的世界做一番事業，只是我的身體太壞了，老是思前想後，眼前黑黢黢的，覺着爹娘不該生我……」S說着，想哭。

「這倒是實話，顧亭林曾說：『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有濟世安民之略，而後可以考古論今』，這是萬世不移之論。做不到，沒法兒，可是做一步是一步，而且逢着末世變亂，正是丈夫有爲的機會。身體壞，好好保養，

不該爲這件事就灰了心。」

「往前看吧，我畢業以後，想到北京去升學，求點高深的學問，也許到那時，我就改變了。」

「可是總得合着自己的性情，不好胡來，就沾染壞了。我就爲這個，討厭K！」

「真個，我一向忘了問你，上年K到裏院子取水，因爲甚麼吵起來？」

「我爲這件事，差點兒氣死，你也不用問，以後也許就知道了。」

她從桌上抽過幾張報紙來，一段一段的瞧讀，甚麼威廉第二，盧森堡，愛的美頓書之類，她笑着問S，這都怎麼講？他便津津有味的一樣一樣的解說，又取出地圖來，指點給她看。她把報拋在身旁，專瞧地圖，自己找了半天。

「你的家在那兒？是不是靠海？」

「是的，離海五里路，」他指着地圖上一個半島的尖角兒，「我們那裏水真

多。」

「我們廣東也是沿海，我爹常說，廣東的海口真多，地方也繁華，要甚麼都有。我雖然生在北邊，前兩年常做夢，回家鄉去，真好笑！……你不想家？」

「初來的時候想，晚上閉上眼，就在家裏，這會子也不大想了。」

「想家，暑假可以回去看看，這兒的房子給你留着。」

「我還不一定呢，暑假裏也許到青年會去補習英文。」

「李小姐理了理耳邊的頭髮，兩手矇着臉，半天，打了一個呵欠，一眼看着戴着手錶。」

「我瞧瞧，甚麼時候了？」他伸出手來，湊到她胸前。

「今兒忘上了，恐怕不準。」

「四點一刻……怎麼上不動？啊，戴的太緊了，」她替他解下來，格格的笑，「你瞧，在肉上壓了一條紅痕兒呢。」

她從衣裏取出一根針，要在錶帶上另鑽一個洞，那皮帶似乎發硬，鑽了半天，她的臉都紅了。「試試看，可合適？」他緊挨着她，坐在一個椅上，挽起袖子，伸出雪白的手腕，擎着，她慢慢的給他戴上：「還差一點兒，」又解下來，修理。

但是她的精神疲倦了，眼直發澀，半天，才把個錶帶子弄好，睡眼矇矓着給他戴上，却握着他的手，低下頭去了。他不好意思動，最後近臉一瞧，她竟睡着了。此時萬籟俱靜，月已西斜，窗上僅殘留着一小半的月影，燈光微弱得半明半暗，屋內現出陰昏的夜色。一縷曉風從門隙間送進來，感着夜深的清寒。遠隔聽見前街上有馬蹄的碎聲，恐怕街上已經有行人了。

他輕輕的起來，從牀上取了一條絨毯，給她蓋上。一面把門上好，自己也伏案入睡了。

他在夢中被李小姐推醒，天已大明，門外有叩門的聲音。

「開門，開門！」是K的口音。

兩個人一時都楞住了，呆呆的相視無言。

「開門，開門……怎麼啦！」門敲得照聲價響，內院的狗直咬。

李小姐把臉一沉，立起來，要去開門。S搶前一把掣住：

「使不得，讓我來開！」她隔着大衣把袖子一摔，他撒手，打了一個蹬頭。門開了……一剎那間的鎮靜與緊張。

「你們幹的好事！」K叫出來。

「你管不着！」尖銳的怒叱。

「喝，好滴拉貨！」K向前挺了一步。

拍的一聲，K臉上落了一巴掌。他立刻眼花四散，及至清醒過來，她早一縷烟奔回內院去了。

K和S自小同學，本是好朋友，自從搬到李宅，彼此漸漸有了裂痕，却隱忍未發，這一次可真決裂了。初時，K盛氣相向的追問，S還如此這般的委婉解釋，後來越說越不對，兩個人便爭吵起來。K說S行爲不檢，聯累朋友的名譽，S說：「你一定要誤會，我也沒有辦法；就算失檢，也是個人的私事，人無置喙之餘地！」K一聽大怒道：「你這話真豈有此理的極點！想想沒有我，你怎麼到得了省城？再說這房子是誰張落的？你坐吃現成，還找便宜！」S也氣得臉飛紅，嚷道：「那些事和這個不能混爲一談！挨罵吃巴掌，沒處遮羞，捉着我殺氣，真不算英雄好漢！」K暴跳起來，手指着S直瞪眼：「你是英雄好漢，你是英雄好漢！」

正鬧着，李老先生從內院走出來，臉上冰冷的。向二人略爲寒暄了兩句，接着說，房子被暴雨沖壞了，得修理，「請兩位另謀喬遷，彼此兩便。」

K知道事情鬧僵了，答道：「這兩天，我就起身進京，等我回來就搬家，」

又轉向S道：「你們都通做一氣了，回頭到學生會講話！」說完，大踏步，出門而去。

李老先生把事情的經過從女兒口裏問明白以後，斟酌了一會子，寫了一封信給M中學的學生會長，措辭很委婉，還附了K的一張名片，是半年前他投給李小姐的，上面留有香艷的成句與筆跡。後來，也沒見動靜，S照常的上學，這件事就算自消自滅了。

李小姐在那天夜裏受了點寒，又受驚生氣，接着就染了病，臥牀一個多月。病後，精神大非以前，常常深思不語，暗裏落淚，又懶得吃東西，白天老在枕上歪着，夜裏成宿的失眠，臉色蠟樣黃，時時咳嗽，不幾個月，把個活潑玲瓏的小姑娘竟摧折成了一個多愁多病的纖弱女子。K搬走了，贖下S一個人住在李宅，自己也覺冷淡了。每過兩三天，到內院看看李小姐，見面之下，她總是淚汪汪的，一言不發。李氏夫婦倒比從前還親熱些，處處很疼愛他。

就這樣的，又過了兩個年頭。

九

一九二一年夏天，S在M中學畢業，要到北京升入國立北京大學。那時李小姐的肺病已經很深了，臨行的時候，李氏老夫婦都含有戀戀不捨的意思，似乎有話無從說起。李小姐倒是淡淡的，只說：「前途保重，閉着寫封信來，」說着眼就閉上了。李老太太低聲對他說：「琴兒一宿沒睡，哭了一夜。」S心裏十分難過，李宅預備的送行酒，他只陪着坐了一會子，一口飯也沒吃。那天挨到晚上九點鐘，搭火車赴北京去了。

他到北京的秋後，接到李老先生的信，知道她已經與世長辭了；並說女兒已死，他們老夫婦悲痛之餘，也算了却心事，現在已把房子賣去，作盤川領柩回嶺南去了。

在年假裏，S奔回省城，說不定李家還在，好歹問問詳細，她死的時候是否

還留下甚麼話，或者甚麼紀念物，倒底是不是真死了？得個明白，此後也就自己死了這番心了。他下了火車，連臉沒洗，就一氣跑到鵲華橋東盡頭，心裏直跳。到了跟前，一看，那裏有「嶺南李寓」的影子，他知道不對了。便壯着膽子向前敲門，出來開門的却是K，問了問，才知道房子被M中學買去，作了學生宿舍，剛搬來不久，有些房間還正在修改之中，所以門口還沒有牌子。他不再細問，便一直走到內院，有一羣學生在那裏打乒乓球吵吵嘈嘈的，海棠和竹子都沒有了。他又走進穿堂，開了後門，呀！湖田十頃，寒水滲淡，三年前玩賞的勝景，遊宴的檣閣，舊物依然，人事已非，思今懷昔，好像做了一場春夢，茫茫前途，灰暗無極！

「琴！這一湖澄水，把你濯養到十九年，這會子你的靈魂歸去，落得干干淨淨！留下我徘徊在這烟水之間，我……」S淚如雨下。

極目湖上，已是黃昏，他兩手向空中一伸，將身一縱，投入湖裏去了。他在

水中似乎聽見有人喚他：

「S先生，請您吃飯。」

他睜眼一看，四面漆黑，正不知是死是活；忽然電燈開處，室中通明。原來已經是晚飯時候，喚他的是個校工。

普，畫夢！

他沒精打彩的走進餐廳去了。

一九二六年春

時疫

(過眼素描之五)

大約是民國五年的冬天。

濟南鬧鼠疫，也許是虎疫，但是虎疫普通都是發生在夏天，這確是在冬天裏，總該是鼠疫，我記不清楚了，反正是時疫，鬧得很兇。據說，得病在幾分鐘之內就死，沒救兒，治療是有現成藥方的，却來不及用，因為藥沒煎好，人就先死了。後來，家家都把藥煎好，等着，病一露頭，就吃，一面再繼續的煎，等着

聽說有這麼回事。有一個警察，在街上站崗，忽然把眼一翻，倒在地，不動了。另一個警察笑着伸手去拉他，喚道：「夥家，怎麼着？」一句話沒說完，

便伏在他夥家身上，也不動了。第三個警察看光景不對，就不敢靠前，而且飛跑，大喊救命。一時行人破膽，街上秩序大亂。這自然只是「聽說」，我並沒有親眼看見，然而時疫的話確是日見嚴重，大有人人談虎——或談鼠——色變之勢。

學校提前放了寒假，同學紛紛離省，我們遠屬東三府的人本來照例寒假是不回家的，這一來，也不免慌張不定。在放寒假的第二天，同學老陳和我商議了一番，也決意起身，先坐膠濟路火車到城陽，再僱牲口，過卽墨，萊陽，順着海沿，回文登老家。

二

上火車的時候是在晚上，人擠極了，亂嚷嚷的多半是回家的學生。三等車裏，人滿滿的，因為乘客爭着佔坐位，你推我拉的越發現着亂了。我被擠在一個角兒上，更不能動。雖然是在寒冬，倒有些熱燥燥的，半天，車開了，電燈也亮

了，才安靜些。

大家都似乎覺着輕鬆些，我也恢復了平常的感覺，正要活動活動，忽然覺着有個東西不時的壓在我肩膀上，一轉頭，原來我還不是在頂角兒上，裏面還有一個人，是個十六七歲的閨女。我立刻感着很不自在，一面端詳她的模樣兒，好像是個半鄉半城的女子，穿着水紅印花襖子，還鑲着青邊，鈕扣都結着狗尾巴花兒，領子低低的露出白嫩的頸項，一條辮子好像幾天沒梳了，微見鬆紊的從右肩垂到身前。光景是上車的時候，擠得沒顧得理會。一隻手托着半邊臉，還戴着個銀鐲兒，隔着手露出的腮是紅潤的，頭老低着，看不清眉目。下身被一個網籃遮住了，也看不見甚麼。因着車身的搖動，她一隻肩膀機械的向我肩膀壓上來，又離開了，接着又壓上來，來回的不穩定。

我正在沒辦法，忽然在我腿上和蛇咬的似的起了一陣刺痛。原來同學老陳正坐在我身前的一個舖蓋捲上，閉着一隻眼睛，朝着我直咬牙，意思是說：「迷上

了麼？」我忍着痛，苦笑了一聲，便把頭轉到那邊去。那邊緊靠着我坐的是一個中年婦人，穿着一身青，臉上滿含着和藹與慈善。她看見我轉過臉來，便微笑着似招呼似不招呼的也看了我一眼，接着隔着我叫那女孩子道：「娟子，你頭暈麼？」那閨女的喉裏哼了一點細聲，似乎要哭。我知道了她們的關係，更覺着我夾在她們中間不得勁，立刻立起來，向那婦人讓位：「請這邊坐吧。」那婦人真笑了，却莊重的答道：「你請坐吧，我這邊還有行李呢。」我只得坐下，一時很覺着拘束，頭也不好亂轉了。老陳在前面，一個勁兒的假咳嗽，不時的摸尋我的腿，我氣極了。

「你這學生貴姓？」婦人問我。

「姓×，老太太？」

「我姓姜，你在那個學堂上學？」

「第一師範。」

「啊，就是都司門口，她爺在第一中學教書，在師範學堂那邊也兼着課呢。」

我知道了。她原來是教國文的姜先生的妻子，那閨女自然是她女兒了。不錯，看姜先生平日的神氣和講書的談吐，他的妻子女兒是該這麼個半新不舊的樣子。可是，既然寓居省城，爲甚麼不教他女兒進女學堂呢？還穿那樣一件花襖子，怪土氣的，這真夠頑固了！

「喲，這就是姜師母！」我立起來，行了個鞠躬禮，「我就上姜老師的國文課，姜老師在車上麼？」

「他沒來，在省城還有事。不是這些日子鬧時疫麼？都不敢在省城裏住，我本不害怕，死活是命，可是她爺不肯，硬逼着回去。昨天還沒一定，今兒收拾了一天，就忙忙亂亂的上了車。家去過年，也好，逢年過節的，倒是在家裏快樂些。你在那兒下車？」

「城陽，得明天早晨到。」

「啊，我們快，到青州就下去。」

三

「特別快」夜車在原野裏撞着黑暗向前飛進，夜是靜的，除去隆隆的輪軌震動之聲，旁的聽不見甚麼。車裏，人是擠的，却都垂頭合目，入了半睡的狀態，窗外漆黑，玻璃上凝結着一層薄薄的水氣，空氣溫暖而惡濁，老陳倒在舖蓋上，好像也睡着了。有時茶房走過，提着一簍子麪包，香烟，仁丹，糖菓之類，門開處吹進一股深夜的寒風，一會子又沉悶了。我也糊糊塗塗的入了夢境，似乎已到了家，又似乎還在學校裏。彷彿從那裏發出細微的悲聲，把我驚醒。

「媽！」

「怎麼，媚兒？」

「我難過。」

「我知道你是暈，一會子就到了。」

接着吓的一聲，吐了我一身，兼着老陳一臉，酸水夾着飯米和粉條之類，一股惡臭直衝進我鼻子裏，立刻胃裏起了反動，不好，我也要吐。老陳直跳起來，一連聲的追問：「是怎麼回事，是怎麼回事？」一面摸出手巾來，擦着臉，一面惡狠狠的着瞰那女孩子，要發作。

同時車廂裏的人也都清醒了。便議論紛紛，意思是說，這是時疫，傳染，危險！

我早已離開了坐位，讓姜師母把她女兒擁在懷裏，捲伏着。她滿口子的道歉，說：「對不住，害你們受累。」我一面安慰她：「不要緊，暈車，誰都免不了。」一面把老陳也安撫住了，心裏却也有些不搭實，時疫……

不到半夜，她就在青州下車了。第二天早四點，才到城陽。我們在一家客店裏，洗臉，預備吃早飯，老陳忽然覺出頸子裏有點東西，順着領口，摸了半天，

摸出一個飯米來。彼此大笑，不免談論了一番，接着僱牲口上路，從此就把這件事忘了。

四

七年以後，我在北平×大學作事。老陳已經作了山東教育廳的科員，在暑假裏，領着他新婚的夫人到北平作蜜月旅行。見面之後，又說又笑，仍是當年那股豪爽勁兒。他夫人更是個美人兒，舉止言笑，處處都是時代尖上的新女性派頭。不知怎麼，那派頭裏的某種成分，使我感覺一種甜絲絲的親切，似乎是曾經接觸過的，而一時竟想不起點頭緒來。吃飯的時候，她說起這次旅行暈車的事，頻頻向我含笑，於是我恍然大悟，不禁又好氣又好笑，老陳幹了這個把戲，竟把我悶在鼓裏，真是豈有此理！於是滿滿的抓了一把飯米，出其不意的塞在老陳衣領裏。老陳大驚，正想發作，接着大笑，甚麼也沒說。

二十八年，二月。

老

(過眼素描之二)

一

老，真有點討厭！

老漢享年才不過一花甲子之半有奇，而對着衣鏡一瞧，自頂至踵，竟現出一副老相來，教我又氣又笑，且無辦法。同人中有問我「貴庚」的，我真有點爲難，要實說吧，難以取信，要昧歲吧，我還有些不高興，最後，我下了一個決心，還是昧。但是，不昧則已，要昧即昧他一個厲害，索性教你去猜疑去吧！

有一次，一個綽號小王的，年少貌美，又跑來搗亂。

「老A，你到底多大得數！」

「四十二。」

「怎麼，你比牛先生還小一歲麼？」

「這個……」

可了不得了！我下了一個狠心，虛報了十二歲，他猶以爲未足，我可真老得不像樣兒了。這便怎麼辦？刮鬍子吧，原是一個禮拜兩次，買……膏罷，不見得有用，我於是一天不高興。

二

我最怕刮鬍子，因爲我的鬍子實在發達得可怕，上達眼角，下達頸根，中間葱葱鬱鬱，不辨鼻嘴。刮起來，起碼得半個鐘頭，既刮之後，度過一宵，又一根根的穎脫而出，黑黢黢的使人望而却步。牠愈討人厭，我愈不願意去理牠，愈不理牠，牠愈自治起來，鬧到了不像樣子，只得一刮。

有一次，我們的科長——常因為刮鬍子出血，而沿嘴擦粉的科長——傳我去問話，問答之間，眼不轉睛的釘着我的嘴，釘得我不好意思起來。

「怎麼啦？我嘴上有……？」死笨的我發起驚疑的自問來。

「年輕的人應當常修修面，較為雅相，」科長笑着說。

「是。」我的臉覺得出熱了。

科長教訓我，當時真有些難為情，但他那「年輕的人」四個字送在我耳裏，却很起一種快感。因為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我的感覺裏只有「年老」，偶然聽說「年輕」，就和在炎暑之中，吃了一杯冰結凌似的。

和向來一月剪一次的頭髮同時進退的鬍子，從此各自為政，一個禮拜刮兩次。

三

然而，又有一次，有一位年輕的教授領着新婚的太太，到我辦公室來，打聽

種法國報。這位教授是個有名的摩登名士，他太太是三個月前從某大學裏滾出來的下野皇后。兩家頭結婚以後，輕易不肯出門一步，這一天不知是甚麼風兒把他們送到我眼前來。我登時大起興奮，先向教授百般周旋，正在想用個甚麼不露痕跡的方法，把視線轉移到他太太臉上去，忽然教授開口道：

「你們恐怕還沒會過，這就是內人，這就是A先生。」

我就滿面春風而且鞠躬如也的向她行了個注目禮，那知她却半瞋半笑的把粉頸一轉，用手扯了她丈夫一下，輕輕的道：「我們回去吧。」

唉，你瞧這多麼瀉氣！結果，不用說是教授保護着他太太走了。這天我回到家裏，越想越沒來由，難道我鞠躬如也是錯了麼？難道我滿面……不好，馬上跑到衣鏡前，重行表演一番。可不是，所謂「滿面」者，何曾有半點「春風」，整個的一臉三天未刮的老鬍子，嗚呼！

鬍子，不提也罷。

我十幾歲的時候，母親給我梳條辮子，用紅線扎起來，辮尾上加三條紅絲線穗子，走起路來，擺動有致。頭髮以後，在頂前留了個「一把抓」，隨風婆娑，亦復有致。成人以後，頭髮便開始脫落，不得已，乃改爲分頭，既而漸有無髮可分勢，又改爲平頭，不久，又無髮可平，只兩頭角尙存，冷眼一瞧，活像日本歌劇裏一個小丑，可也無法再變了。

有一次，叫來一個理髮匠，給我剪頭。這理髮匠是個出奇的胖子，肚子漲得好像一個身懷六甲的母豬，濃眉小眼，呼吸有聲，出言音如破瓢。

「您有四十麼？」

「怎麼說？」我驚疑極了。

「您這頭髮怎麼已經禿啦？這樣剪平頭，很費勁喲！」胖子笑得眼睛沒縫兒。

「那麼剪光也好。」

「着！」

唉！我的頭可真禿了，三十來歲脫頂，真是豈有此理！更豈有此理的是，同樣的毛長在頭上和長在嘴上，相隔不過幾寸，而義意却那麼相反，朋友，你說這是怎麼回事？

五

還有一次，我到一個朋友家去吃晚飯，在座的都是些「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輩，談笑之間，當然專說怪的。他的飯廳裏掛着一副對聯，寫道：

楊柳花飛平地上，滾將春去；

梧桐葉落半空中，撇下秋來。

上款題着「某某仁兄大人雅囑」。我笑着對我那朋友道：

「這個寫對聯的一定是個瞎子！」

「笑話，瞎眼能寫對聯麼？」

「聯語是現成的，可勿庸議。『雅囑』二字用得荒唐，因為我瞧你從頭到尾就沒有半點雅氣兒！」

「何以見得？」朋友的太太冷笑問道。

「你別着急，」我想這反攻來得別勁兒，得給她點辣的，「請看貴丈夫的頭，梳得那麼油光，和狗子舔的似的，落個蒼蠅都站不住，雅麼？」

「哦，說頭麼？」她毅然答道，「那麼我換副聯語，敬贈先生。」

「可以不必。」我知道糟了，然而已擋不住她高聲朗誦出來：

鳳來禾下鳥飛去，

馬到蘆邊草不生。

在滿座哄堂之中，我合着一口飯，半天沒吞得下去。還說甚麼，活該！

而且還有一次。

是夏天，我有事路過T港，碰巧兒遇見幾個熟人，領着太太在那裏避暑。白天，他們不是打網球，便是海水浴，晚上，不是上舞場，便是打小牌消遣。有一天，實在湊不起手兒來，在三缺一的局面之下，死推活拉的把我捧上場。我想打球游水跳舞，老漢都甘拜下風，打牌是用腦子的，我總可以現現身手，有心撈摸他們幾文，在洋貨店裏買點玩意兒，回家送禮，也是好的。於是抱着十二分的把握，慨然上場。四個人除我以外，都是女子。有一位是個體育家的太太，年紀最輕，剛在美國結婚，回來不久，說起話來，有一大半是英文。其餘兩位，一個是上海甚麼「麥稗笛」學校出身的女秀才，聽說最善狐狸之舞。一個外號叫「四面鐘」，不曉得甚麼用意，可是人很美麗，笑起來，更好看，只是肚皮凸得高高的，每張牌都得人家送到她面前。她們三個一面摸着牌，一面相視而笑，我也不作理會。一會子，出起牌來，只聽他們發出同樣的調子：

「老北風！」

「老東風！」

「老九餅！」

我很奇怪，這是甚麼腔兒？一面我也出了一張九餅，她們一齊大笑。我仍不作理會，接着又是同樣的調子：

「老一萬！」

「老九條！」

「老發財！」

「老……」

我偷眼瞧着，她們每出一張牌，口裏嚷着，同時含着笑，一齊瞟我一眼。哦！原來是在合夥兒打趣我。我老不要緊，連牌也跟着倒運，你說這是從何說起？我立刻很不自在，却也不能發作，只裝痴作啞的依然不做理會。同時那個調子愈來愈

緊，最後是個：

「老鬍子！」

頭家大肚子太太合了一個三番，三個人笑得前俯後仰。四圈牌打完，我是決意不幹了，算了算，整整輸了大洋十元。他們還說我老糊塗了，不懂規矩，半路拆台，豈有此理！

第二天，早四點，我便搭長崎丸去C埠。在船上，回頭望着海闊天空的盡處，吐了一口悶氣，口占一絕：

何事又存不老心，

酒前燈下伴紅裙；

可笑一場春夢後，

十點青蚨入白雲！

一個禮拜六的午後

(過眼素描之一)

禮拜六的下午，照例沒有工作。

上午十一點多鐘，公事結束得差不多了。我想，今天下午作何消遣呢？新近從商務印書館買來的影印吳騷合編，昨天晚上看了一卷多，篇篇都是些閨情或離怨的曲子，有了一把年紀的我委實有些吃不消，只覺着膩，而且無聊。還是進城去逛逛破書攤，檢點破爛兒，倒有點窮趣。唉，不行！今天弟弟必從學校回來，等着要月費，腰裏只有五塊錢，絢兒還追着要皮鞋，得想個法子分配，怎麼辦？電話響了。

「你是老猩猩麼？」清脆而帶笑的口音。

「甚麼事，精兒？」

「該死！喏，說正經的，媽今天請你吃午飯，可沒有菜，吃飯以後……」

「對不住，沒有空兒。」

「你敢！你再蕪菇，再永遠別到我們家來，聽見沒有？等着你哪。」

二十分鐘以後，我便坐在姑母的飯廳裏一張圓桌的後面。左首是姑丈和姑母，右首是三位小表妹，對面是大表妹——精兒。圓桌當中擺着一大盤清燉雞，周圍是些碗和碟子，火腿炒龍鬚菜，酥魚，紅燒肉，炒腰花，雪裏紅炒冬筍，清炒蝦仁，四喜丸子，四色冷葷是青蛤拚松花，沙丁魚拚豆瓣辣醬。滿滿的積了一桌。姑母拿着筷子，滿臉都是笑紋，向我讓道：

「大姪兒，沒有菜，別客氣，吃飽了，好贏錢。」

「媽，怎麼啦？」精兒叫道，「讓他贏錢，我們這回子是餵肥豬，等會子好殺呢！」

「姑奶奶，先別高興，等會子瞧吧。」

「對啦，你表哥的武藝高，沒不會輸給你！」姑丈含着一塊紅燒肉，嚼了半天，又吐在接碟上，好像是嚼不爛，也許是因為要說話。

「像兒！我今天不贏他，我就是這麼大的……」精兒笑得前仰後合，兩揚一揚，要比畫個大王八，幾乎沒坐穩。

「喲，你瞧這閨女子！自己身子不方便，一點也不知小心。」姑母半嗔半喜的道。

老媽子又送上一碗海冬菜鴨肝湯，熱氣騰騰的擠放在桌子中央。大家略爲添了點飯，吃過湯，便離了座，到裏間臥室裏來。

對門靠壁安着一張紅木橫几，兩端是一對花瓶，中間一座玻璃方罩，罩裏是一座大銀盾，上面雕着四個朱色隸字：「秋水芙蓉」，細看兩邊的小字，知道是二表妹新近在城裏加入秋季華北女子泗水比賽，得了冠軍獎。在橫几的左端，壁

角上立着一個高高的紫檀花架，上面掛着一盆長尾草，綠枝一條一條的下垂着。旁邊留聲機匣子上，放了一個金色小鳥籠，籠裏踏着一隻小鳥，喳喳的叫個不休，原來是個小時辰鐘，在那裏走動呢。

我正在出神的瞧着，忽然後頸上起了一種奇異而尖痛的感覺，猛回頭一看，精兒拍着手笑得喘不過氣來。

「幹嗎，裝死！時間經濟，快點呀！」

牌桌子已經安置好了。

精兒又換了妝。豆綠散花旗袍脫去了，換了一件淡紫緊身小夾襖，露出滿天星閃青綉大脚袴，屐着白緞紅雲拖鞋。一把散髮從頭後用碎珠軟梳反箍着，做了個鴨尾翻天式。一條細粒閃金的項鏈在有紐不扣的前領口間，不停的擺動着，和笑臉粉頸相形成趣。只是身前意思現出點凸形，顯着差了幾分苗條。

「幹麼！猩猩眼珠子老釘着我？」她戲笑着，一面分起座位來。

姑母的東風，姑丈的北風，我南風，精兒西風。

「又坐在這個刻薄鬼手下，倒霉！」

於是乎戰爭開始。

姑丈是一位出名的福胖先生。一付牌不到十幾分鐘，他便連聲的咳嗽起來，臨到他摸牌的時候，他含着一口老痰，把牌摸到手裏，對準鼻尖一看，接着把住一隻桌子腿，用那棵牌繞了三繞，兩眼笑成細縫兒，原來他已合了。同時「拍！」的一聲，他口裏飛去一道白光，落在痰盂裏。

第二副，臨到我的莊，精兒拿兩塊錢，放在牌桌當中：

「一塊錢的『頭裏跑』，一塊錢的拉莊，不管吃不吃！」

「我是照例不吃的。」姑丈聲明道。

「頭裏跑是round trip，倒也罷了，」我微笑道，「我還沒連莊，你就拉？」

輸了可別後悔！」

「那，後甚麼悔？你輸了，還不是一樣活該麼？」

「得！」

牌不過打了七八張，姑丈又繞了一次桌子腿。

「爸！」精兒把牌向桌心裏一丟，「真沒意思！」

第三副牌開始了。她在面前擺了三塊錢，把嘴一鼓道：

「加買二十和！」

這副牌却打了半天，中間她打出一張紅中，接連又摸了兩張，都是紅中，氣得一句話也沒有。最後，索性把東風也犧牲了，合適姑母正釣這張麻雀，合了一個兩番。

「我說不論會不會打，全憑手氣，你們總不信，你看怎麼樣？我這不合了麼？還是個兩番，都是對子，發財一坎。」姑母高興極了。「大姪兒，你給我算算，是幾百和？我就是不會算和兒。」

「三百二十和。」

「媽得了罷，我若不打東風，哼！」

忽然，外面人聲嘈雜起來。老媽子進來報道：

「大少爺，二小姐回來了。」

「姑爺呢？」精兒打急的問。

「那不用問，他們是同車的，」姑母不耐煩道，「都數錢給我罷。」

一會兒，大表弟和二表妹一齊走進來，向大家一一招呼過，便去換衣服洗臉去了。接着小姑爺也慢慢的走過來，先向姑奶奶抿着嘴送了個微笑。

「又賭錢，輸了多少？」他脫了外套，露出褐色花緞長袍，從衣袋裏掏出一果雪白的手捲兒，在微浮細塵的嫩臉上輕輕揉擦着。

「滾你的！」她含嗔不理的斥聲道，「輸也沒輸你的錢，管得着麼？」

「別乾擦，到裏屋洗臉去，你大弟弟和二妹妹都在那裏。」姑母和女婿打了

個照面，仍瞧着牌。

「不用洗，今天沒有風。」

「不洗也罷，坐在這兒，」姑母指着身旁一把椅子，「給我做軍師，我今天的手氣好着呢！」

「手氣好，用不着軍師，別再瞧壞了。」

「我知道，他是要我的牌打，」她瞟了他一眼，「他一來家，就沒有我的份兒了。」

「不要緊，你只管輸好了。」

「別喪氣！打完了這四圈，我就讓你。」

四圈牌快完了。姑丈繞了十幾次桌子腿，面前錢碼子一大堆。精兒兩個三番沒有成，還被我遮了一次和，氣得索性打天牌。姑母喚了幾回老媽子，催着開點心。飯廳裏已經擺下肉鬆和雞絲麵。姑丈最後一個莊老不肯下，接連着繞了四次

子腿。

吃過點心，大表弟和二表妹騎着腳踏車到體育館去看五大學籃球比賽去了。

精兒自動的給姑母做軍師，小姑爺樂得安然上場。他是個出名專做牌的，贏輸不在乎，只要合得漂亮。

但是，手氣也許是可信的，任你怎麼精，怎麼狠，擋不住姑丈遇牌即吃，有對就碰，得聽就合，痰塊兒不住的飛，桌子腿不斷的被繞，錢碼子有增無減。四圈牌又快完了。小姑爺是一敗塗地，軍師也沒了主意，我的損失更是不用提了。結果，五塊錢的鈔票兌出去，只找回八毛小票，光景再繼續下去，殊屬不堪設想。於是我先提議散局，推說晚上有事，等下禮拜六再收復失地罷。

「真洩氣，才打八圈牌，輸了不到五塊錢，就心痛了！」精兒噙着鼻子，用激將之術。

「對不住，實在有事。」

「甚麼事，請說出來！」

「應許人家一篇稿子，明日非寄出去不可，現在剛找着材料，還一個字沒寫呢。」

「那明天寫，也不晚哪，反正你的稿費是打牌上送掉，着甚麼急？」她鼓着笑兒，向姑母做了個鬼臉。

「看這孩子這副嘴，也不怕你表哥生氣。好罷，隔天再來，一次輸多了也不好。」我拿起帽子，向二位老人家告別。

「大姪兒，回去替我問你媽好，住兩天，我還去和你媽談心呢，我們姑嫂有半個月沒見面了。」

「再見吧，老猩猩，本帥不遠送了。」精兒道，「狗子，咱們積龍玩去。」他拉着小姑爺，臉貼臉的走向書房去了。

我離開姑母的公館，轉了兩個灣兒，過一條橋，走進一片綠野。豆花開得正

盛，小蟲在空裏亂飛，太陽將近西山。遠處有幾個農夫，在田裏工作，還有一個破衣少婦，攜着個赤腳的孩子，在拔除雜草，對行人不做理會。走出豆田，橫過一條大道，從綠蔭叢裏穿進一個村莊的頭條胡同，蟬聲從兩邊土牆的柳樹間高鳴喧耳，陽光已漸就薄弱了。轉進第二條胡同，遠遠望見一個學生領着個小女孩，在散步。

「爸！」絢兒拚命的奔過來，張開兩臂，緊緊抱住我的腿。後面跟着的是弟弟，剛從學校裏歸來。

我把絢兒抱在肩上，和弟弟說着話，一路走進家門。

「爸，明兒給我買皮鞋。」

二十三年，再雪之夜。

成先生

(如是我聞之二)

山東半島的東盡頭有一個小小的海口。明朝的時候，曾設屯兵，以防海盜，現在只留下一座古舊的圍堡，住着幾十家破落的民戶，以耕田捕魚爲業。

圍堡雖小，也有東西南北兩條大街，夾着些狹隘的陋巷。每逢初一十五「日中爲市」，鄉民雜集，交易些魚蝦柴穀等物，也有幾分熱鬧。十字口上有一個分設的巡警廳，管着街面上諸般的政務，如征收雜捐，捉拿烟賭之類，也有幾分威風。

巡警廳裏，有一個任職多年的書記，名喚王成。自幼，孑然一身，娶了本城一個漁戶之女爲妻，生下兩男一女。年紀到三十開外，家境日見窮困，只因早年

還讀過幾本書，寫得一筆好字，爲人又極忠實和順，便由鄰舍的推薦，在巡警廳裏當一名書記，每月領幾元錢的口糧，妻子藉以溫飽。

王成爲人天性正直，又在書本上略窺了些「聖人之道」，越發居處恭，執事敬的，行爲不半點苟且，和鄰舍話談起來，總是以仁義相重。雖然算是個衙門中人，却化成一個鄉黨的模範人物，堡裏的人都尊稱他爲「成先生」。

有一天，成先生在街上閑步，一眼望見街東頭集着一羣人，聲語嘈雜做一團，便走上前去，看個熱鬧。快走到跟前，便聽見一個人高聲叫道：「好了！成先生來了，你們且不要爭吵，請成先生評評這個屈直！」衆人聽見，一齊笑臉相迎。人羣讓開，內裏現出一個巡警，一手舉着一條木棒，一手抓着一個賣落花生的小販，口裏嚷道：「街頭聚賭，犯着警章，誰也不用廢話，跟我馬上到廳裏去，見廳長，公事公辦！」

原來那小販名喚劉七，已經六十多歲，一嘴的蒼白鬍子，在這堡裏以賣落花

生爲業，穿街走巷，賺那蠅頭微利，已經三十多年了。劉七本是一個窮人，安分守己的多少年，也曾積下幾十串錢，置了三畝薄田，種着落花生，足夠一年零賣的。於今兒子也大了，能跟着人在海上打魚，常勸他不做生意，在家裏閑度老境，可是他執定不肯。這也有個原由，因爲他很歡喜小孩子，每逢提着落花生簍子，在街頭叫賣一聲，便有一羣小孩子圍着他，跳躍戲笑，追着喊：「劉七鬍子，搶你的落花生！」有的面薄些，只把一個小指頭含在嘴裏，流着口涎。劉七看在眼里，好些不忍，便從簍子裏抓兩把，分散給他們，就都樂的飛跑而去。及至他轉過一個街角，又叫賣一聲，那孩子們一齊的又追了過來，拍手相迎，老頭子沒法兒，只得再抓兩把。就這麼三番五次的，簍子裏空了一大半，却一文錢也沒賣得。最後只好走出堡東門，到鮮魚碼頭上轉幾個圈子，向外來的些漁船上叫賣，不一會子便賣完，還可以得幾百文錢。

這一天，劉七提着簍子走到龍王廟街東頭，又被一羣孩子圍住了。圍了半

天，老頭子只是笑，把一隻手放到簍子裏，却空着伸出來，再放進去，半天又是空着伸出來，急得孩子們捉耳撓腮，哭笑不得。最後老頭子笑得流出淚來，才從簍子裏狠狠的抓了一大把，就要分散，忽然笑得連聲咳嗽起來，不覺一把落花生脫手，散落滿地，孩子們嚷着就地搶拾。內中有一個年紀大些的，有些狡賴，紅着臉道：「劉七鬍子，你今兒真不痛快，我和你打個賭，你可肯？」劉七道：「小猴腮子，甚麼賭？」那孩子便取出一個銅子來，朝着劉七一揮道：「我攆這一個銅子，攆出個龍面來，銅子你拿去，若攆出字面子，你得給我三把落花生，銅子還是我的，就是這個賭。」劉七笑道：「好好，你攆罷。」那孩子便蹲在地下，把個銅子夾在兩指之間，口裏唸唸有詞：「天靈靈，地靈靈，你可千萬別出龍面呀！」一羣孩子都圍上來，一對一對的小眼睛都直瞧着那個銅子，看要出甚麼。說時遲，那時快，一個銅子便在地上旋轉起來，孩子們齊聲吶喊：「字呀！字呀！」忽然那銅子一停，仰面朝天的却是一個龍，劉七大笑道：「你瞧這一條是甚麼

街？眼前這是個甚麼廟兒？怎麼不出龍呢？」說着把銅子一搶，才要放進簍子去，驀地從身後伸過一隻手來，照劉七臉上就是一個棍，打得劉七眼花紛亂，半天，抬起頭來一看，身邊立着個巡警，舉着棍子罵道：「你這個老東西，怎麼在這裏騙小孩子的錢！廳裏出的告示，你瞎了眼睛，怎麼明目張胆的在街頭聚賭，走，和我見廳長去！」這時街上來往的人都擠來看熱鬧，劉七老淚縱橫，對衆人把經過訴說一番，結語道：「我不過是和這些孩子鬧着玩耍，那裏是真賭博，龍王爺在上，我劉七賣了三十多年落花生，從來沒多要人家半文錢，孩子們都是白吃的，我就算賭博，也不能和孩子們賭，各位說是不是？」大家聽了，都說劉七爺可不是那樣沒正經的人，賭博的事，一輩子也找不着他，可別污賴好人。有的更抱不平道：「這是假公濟私，當巡警的真不是人，你瞧那攔錢子的不就是他兒子麼？其實都是老鄰居，誰還不曉得誰，使甚麼烏威風！」那巡警一聽，更覺下不來，越加惱羞成怒，揮起棍來，要再打劉七，正在不可開交，成先生却走來了。

當時，成先生對那巡警說道：「劉七爺這麼大年紀了，就是有些差錯，勸說他幾句，也就是了，別動粗的。說是攬錢，可也不算賭博，我看請劉七爺把銅子還那孩子，以後再不要玩這個，就得了。」那巡警道：「王書記，你也是俗們廳裏的人，既然這麼說，就把這個人交給你，回頭我報告廳長，有話問你好了！」成先生道：「好極，算我保着他。」巡警便撒手，放了劉七，揚長而去。成先生把劉七安慰一番，衆人也就散了。

第二天，成先生到廳，被廳長當面申斥了一頓，說他把持鄉黨，阻撓警務，看他當差多年，不加深究，却應即免職，以儆效尤。劉七罰款十元，停止營業一月。從此成先生便失業。

成先生悶悶回家，把情由對妻子訴說一番，長嘆一聲道：「這個世界真太難了，要吃飯，就得沒良心，看來我挨餓是命裏注定的，倒也罷了，只是你們母子也落得吃苦，這却怎麼好呢？」妻子道：「當初你這個事是鄰居們看得起你，把

你推舉上的，這會子爲多了幾句話，把事掉了，想來鄰居們也不能眼看着；也許過幾天有人再去說話，還請你回去，也不一定。」成先生冷笑一聲道：「鄰居們自然爲我抱不平，只是這個世界太壞，誰也不敢多事，從火裏救人，這一層趁早別指望。再說我王成多少還讀過幾本書，曉得點禮義廉恥，算是餓死，也是個聖人廟裏的鬼，我既然出了那個門，再叫我低着頭進去，我是不肯的。」妻子道：「你說的也是。世界這麼大，難道出了衙門，就沒有活活路，慢慢的打算就是了。」說着兩個孩子從門外跑進來，一齊叫着餓了，王成妻子便從廚房搬出飯來，一家四口，團坐而食。成先生拿着一塊高粱餅，咬了一口，半天沒吞得下去，想今天還有這高粱餅吃，過兩天却吃甚麼呢？再看孩子，吃得如風捲殘雲，轉眼一盤子餅就沒有了，不禁更打了個寒戰，接着那心火又直湧上來。遂走到水缸邊，拾起水瓢，仰着頭，一口氣喝了一瓢涼水，胸口覺着平靜些，便倒在床上，仰面睡着了。

當時街坊上都把成先生這件事當做閑話議論，也曾有人說起要聯名向廳裏說話，大家也都贊成，只是沒人肯出頭，互相推諉。一兩個月過去，家家都爲着自己窮忙，便把個事兒冷下了。那劉七爺東求西借的把罰款交上，一個月沒敢出門，過後，依然提着簍子叫賣落花生，却不敢在堡裏露面，只在鮮魚碼頭上來往，堡裏好久不見他的影子，除了小孩子們就沒人再掛念着他。於是不到半年的工夫，成先生的事就索性沒有人提起了。

這年冬天，接連落了幾回大雪，海上景象空漠，地下滴水成冰，家家閉戶，忍飢受寒，等着春天早到，好作生理。有一天，又下一宿大雪，劉七爺清早起來，提着簍子，走出門一看，滿地雪白，沒個邊際，只東面海上一片藍水，接着雲天，靜得一絲不動。心想，今天決沒有生意，索性在家烤一天火，不出門了，纔一轉身，忽然看見土牆上晒的落花生蔓子少了一捆。立時氣得大罵道：「這不知是那個窮鬼，偷了去烤火。我今年也算倒運到家了，吃官司賠錢，下雪沒

生意，於今賊也走上門來了！」低頭一看，蔓子去處在牆下落了些乾葉子，連着在雪地上印着條痕跡，清清楚楚的蜿蜒遠去。劉七爺便不猶豫，順着這條賊路，追尋前去。轉灣摸角的走了兩條街，就在一家門口停住。當時街上沒個人影，一時也辨不清這一家是誰，反正痕跡是落在此處，便是賊窩。劉七一肚子的氣，把門一推，却是虛掩着的，走進院裏，四面一看，就聽見西廂房裏有推磨的聲音，便直奔了進去。不禁目瞪口呆。原來推磨的是成先生，磨盤上推的正是落花生蔓子，屋角上還推着大半捆，光景推了沒有多時。成先生一見是劉七爺，頓時羞得滿面通紅，一根磨棍從手裏落在地下，低着頭，半天沒個氣息。劉七的怒氣早已飛散，心裏一陣難過，不禁落下淚來，上前一把扶住成先生的肩背，叫道：「成先生，這是我老糊塗了！若不是下雪，我不會認不得你的門兒，我若知道是你，我決不進來！」成先生抬起頭來，滿臉灰白，低聲道：「若不是下雪，我也不會幹出這個事來，我才糊塗呢！」劉七道：「自從上半年，我遭了那一件事，

一向就沒在這街上走動，也老沒見着你，只知道你的差事掉了，我爲自己窮忙，也沒得閒空兒來叩謝你。怎麼幾天的工夫，你就到了這個地步？我知道你成先生不是那樣的人，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你不會……看你推這個，可是要吃牠麼？」成先生道：「一言難盡！我這半年以來，坐吃山空，幾次想討飯，因爲丟不下臉，又忍下了。這幾天大雪，我家裏絕糧已經五六天了，我自己餓死，倒也罷了，只是忍不得孩子。昨天他娘兒們都餓倒下了，僵在炕上，眼看活不成了。我在半夜裏跑出去，在雪地裏轉了好久，也不知走到甚麼地方，在月光下望見牆上雪壓着些落花生蔓子，一時糊塗，就拖了一捆回來。想把牠上磨推一推，合點涼水湯，救救她娘兒們的命，等着大雪過去，決意討飯就是了。我一面推着，一面想，知道這堡裏沒有第二家種這個東西的，猜定必是你的，本想等到天亮，就去告知你，不想我正在這裏盤算着，你竟來了」。劉七嘆道：「咳！沒想到成先生你竟到了這步天地！不管是誰，到了這步天地，不造反，也得做賊！你拿我一捆落

花生蔓子，算得甚麼！我若早知道你的消息，我有一升，得分你五合，這是天理人情。那混帳的巡警自是你的冤家，可是你的差事還不是要在我的事上麼？你爲我挨餓，我能一個人吃飽麼？成先生，眼前只是你我二人，這個事是天意，你千萬不用難過，天知地知，我決不教第二人知道。只有一件，你是積德的人，可是誰都知道的，我們決不能教你餓死，也萬不能教你討飯！」劉七說着，擦了擦眼淚，也不等成先生回話，便跑了出來，踏着大雪，和個少年人似的，飛奔而去。

當時，劉七回家，取了一升高粱米，背着送到成家，又對成先生說了些寬心的話，看成先生默然失神，如木人一般，便辭別出來。冒着雪，走了幾個人家，請出幾位鄉黨前輩，都是堡裏常出頭露面的人物，到龍王廟開了一個小小的會議。劉七把早晨的事隱瞞起來，只說成先生昨天向他借去一捆落花生蔓子，說是回家烤火，今日清早，他拿着紅紙，到成家去請他寫一付春聯，却遇見他在家推磨，推的正是落花生蔓子，光景是預備吃的，成家娘子和兩個孩子都餓得倒在炕

上，幾天沒見飯了。大家一齊道：「成先生是個孝廉方正的人，常聽他說甚麼『君子固窮』。看他窮到這個地步，自來沒在街鄰間，東求西借，所以也沒人理會。這個年頭，家家都是苦的，可是更苦了書生人家，手脚是死的，書裏又挖不出黃金來，只有坐着挨餓！現在我們既然知道了，當然得想個辦法。」一時便議定把龍王廟裏的義田，提出四畝，給成先生種着，租錢暫且不收，等三五年以後，成家的孩子大了再說。眼前鄰居們酌量捐幾升高粱，替他度過這個寒冬。又恐怕成先生爲人耿直，不肯無故受惠，決定由在場的幾個人明天一齊親身到成家，懇切勸說。一時商議定了，彼此對着嘆了口氣，就走散了。

第二日，天氣清明，四位老者領着劉七爺走到成家門前，叫一聲：「成先生在家麼？」半天無人出來。推門進去，院裏也沒個人影，廂房的門敞着，有一羣麻雀聚在磨盤上，啄食落花生蔓子磨就的麵，見有人走近，忽的一聲，向天上飛散。劉七爺再叫一聲：「成先生在家麼？」依然沒人答應。遂走過去，把正房的

門推開，空虛虛的也沒有個聲息，再望坑上一看，有成家娘子和兩個孩子睡在那裏，鼻口上都流着血跡，大家心知不好了，摸了一把，果然都挺直的死了。再向屋裏四角一尋，在西間梁上掛着成先生，也自盡了。中間桌上，雜陳碗筷，盤子裏有兩塊高梁餅，皮兒上斑斑的有些紅點，劉七爺取過一塊，就着鼻子一聞，有一股毒惡之氣。大家會意，彼此無話，含着眼淚，走了出來，辦理報官驗屍，擇地葬埋等事。兩三天以後，諸事結束，劉七爺找木匠做了一個小牌位，請廳裏書先生記寫上一行小字是：「東海賢人王先生諱成之神位」。

擺在自家暖閣上，每天清早，供上一杯茶，一碟花生米。過了七七，已是陽春氣象，家家忙着春耕，海上做起漁市，慢慢的便把這事忘去了。

二十五年，六月。

一個燈塔的故事

(如是我聞之三)

S 島是山東省東南角上一個漁港，負山面海，景色佳麗。居民數百戶，都以打魚晒鹽爲業，每屆晚春初秋的時候，帆檣羣集，生意興隆，顯着十分熱鬧。潮水晨漲晚退，夕陽斜照，白鷗往來，沙灘上點綴着紅男綠女，負囊攜筐，拾些海螺裙帶菜之類，笑影相雜，戲水成樂，如仙境一般。

在這漁港的東盡頭，山勢巍聳，入海十數里，屹立不倚。平靜的海面到這裏便波濤怒惡起來，漁船往來，常以爲苦。據漁家傳說，在這山下伏着兩條水龍，有時不和起來，便興風作浪，有一場海戰，是漁家的災難。所以山上有一座龍王廟，香火很盛。近年，每到夜間，山頭上便放出一道明光，照澈海上，波浪雖

然險惡，夜行船隻却易於逃避了，似乎是龍王顯聖，其實是人力的效果，是一座燈塔。

提起這座燈塔，却又有一段傳說。

在數十年前，這港裏有一家漁戶，名喚郭僧，夫妻兩口，住著三間草屋，只有一個破網，又沒船隻，只在海沿上捕些小魚，藉以餬口，光景十分貧苦。這年海上起了魚荒，有船的去幾天，都空着回來，一時家家收網，別作打算。往日生意發達的到此都沒了辦法，靠海沿捕小魚的當然得挨餓了。郭僧背着個破網，在海邊上跑了幾天，眼看一點指望也沒有，又不好回家，這一天，立在東山頭上，朝着龍王廟出了半天神，忽然起了一個念頭，把網向海裏一丟，便一直回家來，對着妻子冷笑。妻子不知來由，也自冷笑，兩口子你看着我我看你的半天沒有言語，最後還是郭僧開口道：

「怎麼辦？就這麼餓死嗎？」

「網呢？」妻子問道。

「不要了！」

「賣了嗎？」

「哼！現在誰還要網！我另有個辦法：我這就走，若明天回來便罷，若不同來，你就不必等我了，或討飯，或另嫁人，都隨你自主。俗語說，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我也顧不得你了！」

妻子聽他說到這裏，就啼哭起來，道：

「你的話我聽明白了，只是你捨得我，難道我捨得孩子嗎？」妻子說着，指着自己的肚皮。郭僧嘆了一口氣道：「我明天就回來的，設若不得回來，將來若生一女，就送給人家做童養媳，若生一男，請你看在夫妻情緣上，守苦把他養大，說不定我發了財，回來再得團圓。」

妻子再沒有話說，郭僧向四壁一望，從牆上取下一個豬尿胞，是屠戶劉忠送

給他的，塞在腰裏，揚長而去。

郭僧走出門來，天正黃昏，找了個僻靜地方，一口氣把豬尿胞鼓成一個圓球，尋了點黑灰，用指頭畫上幾道怒痕，一看，濃眉惡目，張着大嘴，居然是一個鬼頭模樣。冷笑了一聲，轉灣摸角，正是黑夜時分，走到一家門口，往裏一瞧，靜寂的沒點人聲，便輕手輕腳的閃了進去。正房裏還有燈光，半明不暗的沒有動靜，窗却是敞着的，心想：「管他娘？先在這裏發發利市再說。」便舉起豬頭鬼。向窗裏一探。登時屋裏嚷叫起來：「有鬼，有鬼！快打，快打！」說時遲，那時快，椅子板凳便從窗裏直飛出來。郭僧本是初次作賊，加以賊人胆虛，嚇得魂不附體，拋下鬼頭，就捨命的往外跑。屋裏聽見了，知道是賊，便直追出來，一時鳴鑼集衆，追的人成了羣，郭僧有路即奔，遇灣便轉，一氣跑了三十多里以外，到大山野間，攢進一座叢林裏，才藏住身，避過去了。第二天，向路人打聽，知道已是鄰縣地界，只好不顧妻子，遠走高飛，別謀生計去了。

當日，郭僧妻子見丈夫去後，枯坐哭了一夜。第二天，就聽見街上傳說，街東全宅夜裏鬧賊，他們追到東山頭上，眼看着那賊投了海，回來查點，甚麼也沒損失，只在院裏拾着一個豬尿胞，畫着鬼臉，一時傳爲笑罵而已。郭僧妻子知道這就是丈夫說的「另有辦法」，於是死了，不禁又恨又痛，也只得聽天由命罷。無依無靠，如何爲生，只有討飯，忍着飢餓等那孩子生下再說。兩個月後，果然生下一個兒子，從此死心塌地的守着丈夫的遺囑，往前打發日子。時光如箭，轉眼就是七個年頭。這幾年裏，海上年年豐收，好多漁戶都發了財，外來的船隻比從前更多了，鹽務也發達了，港裏設着鹽務局，漁業公司之類，還駐着水警委員，有時還有日本人西洋人來往，辦理醫院教會等等，一個小小的港口居然成了一個繁華的所在。可是接着也就多事了，水上常常有海盜，港裏也常常有搶案，錢多了，日子過得也就不得安靜。

這一年，海上發生一起很大的劫案，七十幾隻船在海上失蹤，港裏十幾家大

買賣一齊接到搶匪的恐嚇信，說要在正月十五這一天劫港。一時人心擾亂，船都不敢動，家家天不黑就上門，街上只有駐軍走動巡察，海上只有水警汽艇防探，而仍然免不了有小股搶劫的事，也不知是從那裏來的。可是正月却平靜的過去了。四月十八日是龍王爺的生日，有廟會，東山上人山人海，熱鬧非凡。天到傍晚，趕會的漸就散去，忽然從人羣裏閃出幾百個好漢，從腰裏抽出槍刀棍棒來，吶喊一聲，一齊殺奔港裏來，同時海上也集來十幾隻盜船，上岸接應。一時水警駐軍都沒作預備，慌了手脚，只有逃匿的分兒，幾個富貴的漁鹽買賣都被搶劫一空。到半夜裏，海盜上船滿載而去，只留下港裏四處火起，焚燒得海天通紅，鬼哭神號而已。

郭僧妻子受苦受難的領着個七歲的孩子，住在他爹留下的那個草屋裏。白天到海灘上拾些蛤蠣海菜之類，晚上就在燈下紡棉花補破網，賺幾個手工錢，正是度日如年的往前盼望着。龍王廟會一年一次，港裏大小戶誰不去趁個熱鬧，特

是別有孩子的人家更加有些興頭。只有郭氏母子，在這一天裏，總是關上門，守着孩子落淚，情景好不悽慘。一來是，人貧寡歡，沒個錢給孩子賣點玩意兒，瞧着人家喜天樂地的，不免心酸；二來是，當年他爹窮極做賊，在東山上落水喪命，連個墳穴都沒有，今日到山趕會，望着那山下一片海水，更是傷心；而且自己是個未亡人，孩子是孤伶子，若不爲孩子尚有一綫之望，自己早已隨他爹去了，還趕甚麼廟會呢！所以這一天，港裏發生了那樣的大事，家家叫哭喊救的一團混亂，晚上火燒，夜裏連燈都不敢點，一個繁盛的海港，變成了鬼魅的世界，只有郭氏沒作理會，一星兒信息也不知道，在三更之後還點着燈兀自紡紗不輟。海上似乎起了暴風，潮聲凶惡，震得草屋有崩坍之勢，燈光明滅不定，孩子却睡在身旁，一絲不動。郭氏正要收拾安歇，忽然有個叫門的聲音，郭氏駭得不聽答應，只聲門外有人小聲說道：

「我不是賊人，是逃難的，請開了門，我有話說。」接着那拍門聲音更急，

郭氏隔着門答道：

「我孩子他爹不在家，你要借宿，請到別家吧！」

「不借宿，只借存點東西。」

「這個……？」門開了，她自己躲在裏間，守着孩子。

「我是南方人，」一個人走進屋來道，「初次到這裏辦貨，運氣不好，遇着港裏鬧事，沒處藏避。我的船就泊在東山下，西港還有火燒，不敢往那裏走，東港這一帶都漆黑，只有你這一盞燈。我有幾兩銀子，恐怕夜裏有失，借你這裏暫存一宵，明天就搬走，看你也是個貧寒人家，若今夜無事，明天必有重謝！」

郭氏躲在裏間，也沒看清那人的形像，只聽話頭，倒是和氣，便把一顆心放下，答道：

「西間裏空着呢。」

那人謝了一聲，就去了。接着來往了幾次，似乎是負着沈重的物件，都安置

在西間裏，外面風濤愈來愈大，最後住了好久，那人才氣喘着走來，道：「好難走啊！黑夜裏也辨不出路向，只眼釘着你這一盞燈，好了，再有一次就完了。」接着安置了一會子，又去了。這一次却更久不見回來，忽然一陣大風吹進屋來，一盞燈閃了兩閃，就滅了。郭氏取着火，却怎麼也點不着，摸了一摸，原來油已盡了。窮人家那有存油，都是拿着燈盞現買現點，這一夜油本是夠點，只因點的時間太長了，而且風天最易消油，所以就盡了，這是沒有辦法的。郭氏走到門前向外一望，一片昏黑，風正緊着，只得掩上門，枯坐以待，却直到東方漸白，也沒見那人回來。第二天，也沒有人來問訊，接着一連點了幾宵的長夜燈，也沒消息，只得罷了。

後來，郭氏檢點那些遺物，除去衣器之外，竟有數千金之多。當時，自然不敢露風，惟有教兒子繼續父業，學着打魚，漸漸使資本雄厚，製造船隻，設辦漁莊，十餘年間，竟成巨富。港裏不免有人猜疑他的財發得太快，却也說不出個原

因。那刻酷的在背後造些妖言，說他是在那年四月十八日海盜劫港，趁火打劫，搶了些財物，却也沒有左證，也只是算妖言而已。只有郭氏常和兒子暗地議論，說那個人當初不見了燈光，迷了途徑，失足落海死了，或者是風浪太惡，翻了船，落海死了，也許是以爲有心滅燈絕他，氣急投海死了。最好算他是個財神，聚寶臨門罷了。總之，這個奇蹟是從一盞燈上來的，所以郭家從那一天起便供着那一盞燈，終年燃油不斷，也有十幾個年頭了。

郭氏致富之後，不免把那三間草屋改建成一座宅第，落成之日，賀禮送匾的絡繹不絕，賓客交談，莫不讚嘆。只有郭氏一人鬱鬱不樂，想起當年丈夫臨走的時候，曾留下遺言，教她養子成人，再謀團圓，這時兒子是成人了，丈夫却不知屍在那裏，團圓的話是沒影的了。兒子知道娘的心事，却也不好說出，惟有假作歡笑，內懷忍痛而已。正在熱鬧之間，忽然有人報道，有一個和尚在門口嚷着要酒吃，郭家兒子正在心煩，一聽大怒，便分開衆人，跑了出去，預備發作一頓。

及至出門一看，那和尚一表非凡，正在新宅前的粉白照壁上飛筆作書，書完，把筆丟在地下，揚長而去。郭家兒子上前一看，那照壁上寫道：

二十年前我去偷，衆人追笑假鬼頭；

等我歸來七年後，海有風波燈沒油；

兒孫自有兒孫福，不用先人留馬牛；

但願東山燈照海，留在人間話千秋。

兒子知道這個和尚就是他爹，一看，已去遠了，追了幾步，更不見踪影。回來向衆賓客說知，大家不免嘆息一番說：「他老人家是成神了，今天是回來照個面，算是團圓了，這都是你母子的功德，正該更加慶賀才是。」說着一齊舉起酒杯來，一飲而盡，傍晚大家酒醉飯飽，作鳥獸散，各作傳說去了。

一年以後，京城派來幾個差員，測量東山，說這個山角上時有輪船來往，要建築一座燈塔，以便海行。郭家母子聽說了，想起郭僧的題壁詩的最後兩句，要

圓滿這個功德，遂呈明當道，捐造了燈塔，而且請本地一個大學畢業生撰一碑記，以永垂不朽。不久，港裏公立小學，舉行年考，國文試題便是「郭僧傳」，我這篇文章就是那一記一傳裏偷襲來的，若有不實不盡之處，請查原文，其他待考。

廿六年一月十七日，北平。

憶王靜安先生（一八七七—一九二七）

（過眼素描之七）

民國十四年的秋天，清華教職員在工字廳舉行聚餐，到的人數很多，衣冠楚楚的坐了十幾桌。正廳的一桌是曹雲祥校長陪着新聘的幾位教授，最爲人所注目，好像還有梁任公在座，我記不清楚了。

我正用筷子夾了一塊海參，還沒有到嘴，鄰座某君扯了我一把，伸手一指道：「瞧！王國維。」一個軟體的東西登時從筷子上滑了出去，使我順着那人的指尖看去，果然在校長對面坐着一位清瘦而微鬚的四十多歲的老頭兒。紅頂小帽，青馬褂，身後垂着小辮兒和玄色扎腰，很謙恭而謹靜的坐在那裏。在大家喧聲談笑之中，似乎他老是安靜的，沉默的，除舉箸停箸而外，甚麼都不理會。

曹校長的應酬態度很周到，話很多，看神情每一節話都必問到他老先生，他只是微笑，點頭，沒有許多回答。飯後，照例有各種餘興，如清唱，諧談，及諸般遊戲，那時便不見他老先生的影子，大概是吃完就走了。以後，每次舉行聚餐，都沒見他到會。在應酬場中，有一種不可解的習慣現象，便是遇有一個有地位的客人，不管他是那一方面的，往往把視線和話頭老向這一個人集中，這個人若不是外交家，往往不得勁，而至極窘，落得半路逃席，王老先生本是終年隱在故紙堆裏的人，對於這個，當然受不住，所以一下子就把他打回去了，再也不露頭。這是王靜安先生第一年到清華國學研究院任講席的時候，我對他最初的印象。

清華教職員的住宅有三處，便是南院北院和西院，都在園子邊上。王先生住在西院，是中國式的房子，前後兩處院落，中間通着耳門。他家裏，我自來沒有去過，雖然他家的人我都熟識。據說，後院是住着家眷，前院是王先生的書房，他除去講授和偃息之外，每天大半的時間是在前院書房裏消磨了。據吳雨僧先生

（曾任清華國學院主任）說，王先生自己曾談過：人的精神每天是從朝氣落到暮氣，所以上午宜讀經典考據書，午後宜讀史傳，晚間讀詩詞雜記等軟性的東西，已習以爲常。可見他利用時間的規則，和他晚年生活的形態了。

這裏有一點趣聞。據說，他每天在書房裏看書，著作，對於家務，不問不聞，每月的薪水也由家裏人去領，去用，他身上是一個錢也不帶，家裏人也不去打擾他，彼此各幹各的。可是他的孩子很多，有幾個幼不懂事的，頑戲打架，在所不免，有時從後院追逐到前院，從院裏撕打到書房裏，從房這角滾到那角，最後纏逼到他老人家膝下，他只得拿着一本書，繞屋退避，而一心兩目却老不離開字裏行間，終至家人趕到，代爲驅除，始得肅清。這件事，他的鄰舍間都知道，遂傳爲笑談。

他在清華園裏住着，普通應酬的事幾乎一概謝絕，除去三兩友人，如陳寅恪、吳雨僧等人外，很少和人家來往。在北京城裏，他有些友人，每年陰歷正月，必

進城家家拜年，回來再就不大進城了。他講話不利落，似乎還有點口吃。有一次，北京歷史學會請他去演講，聽的人都幾乎睡着，因為講的題材太專門，乾枯，他那份口才又笨，沒勁兒，聽的人不能乾瞪着眼，只有睡覺。

他的字寫得不算好，酷似其人，可是批校書稿，都是用工整的小楷，有樸素之美。若不是至友或門人，不輕易爲人作書，如小屏扇面等，殊不多見。有一次，有人請他給一位福壽雙全的老太太題個象贊，他當面就拒絕了，說：「這是應酬，我沒工夫。」還有他的一個近鄰，想請他寫一幅小屏，先從他太太處設法，她道：「你把紙格子打好，交給我，我逼他寫就是。」果然，不幾天就寫成，但是這類的事也就可一而不可再。他的不事應酬，似乎不是自高身價，顯然是因爲生活避世，工作專一，沒有虛靡的時間和精神。因此我想起浦西園先生，這人是個藝術家，在清華作過講師，和我並不熟識。書畫都很美，而很難求，他的特長是所謂「文武崑亂」的舊戲，但是輕易不露，惟獨學生請他參加表演，是一說

就成。所以像漁陽三弄那樣希見的戲（徐文長的四聲猿之一，不是皮黃裏的擊鼓罵曹），我們都聽到了。

王先生初到清華的時候，常有人背地裏議論他那條小辮，輕之說是難看，重之說是遺老，實在也很難作出旁的解釋。但是讀者或者知道，他在前清東渡日本的時候，是會剪過髮的，不知怎麼，以後又留上了，永遠的留上了。據他太太對人說起，她給他梳辮子的時候，也曾問過他：「來到這個時候了，還留着這東西做甚麼？」他的回答是：「正是到了這個時候了，我還剪牠做甚麼！」這可想見他到晚年的心境，學問以外無餘事，一動不如一靜。

他在清華好幾年，我從來沒專誠去拜訪過他，只和他幾個兒子很熟。他是我們的長輩，談天兒不合適，談學問接不上，所以惟有不談。他的著作中，只有文學一部分我還可以懂，而且很愛，無如他晚年的工夫與興趣已不在這方面了。所以對於學問，只讀他的書，或聽他的演講就夠了。我所注意的，是他這個人，總

想默察他做人的那個譜兒。他的態度老是那麼沈靜而孤獨，却又含着和藹，每當夕陽銜山的時候，常見他在西院大路上散步，相遇必點頭微笑，緩緩而去，總是那麼淡淡的，而他和朋友見面時，又往往好閒時事，却又不大看報紙，似乎是模模糊糊的，教人瞧不透。

我沒看見他大笑過，只記得有一次在一家晚飯席上，無意中遇見他老先生也在座，還是那個勁兒，呆坐，沒話，只吃菜，不吃酒。我向來好打哈哈，不管甚麼人在眼前，我都說笑一陣。當時座中南北的朋友都有，偶然說起北方的土話不通，不禁引起我的火來。我說，土話就沒有通的，無論南北，譬方北方的「骨裏包堆」和南方的「一搭瓜子」，都是一樣的不通。有一位接着道：「那麼惟有說外國話了！」（那時清華的風氣，談話用英語的很多，所以這位朋友的話裏也含着譏諷。）我說，自然「All together」是凡能英語者都懂，通得多！向來一死兒沉默的王靜安先生這時忽然笑出聲來。我立刻感覺不安，自悔太失態了。接着王

先生在懷裏拿出一盒紅錫包的紙烟來，吸得好像頗得味。從那時，我知道他不吃酒，却是吸烟的。

王先生是近代研究國學最有成績的一個人，這有他的遺書爲證。可是他最早從事過西洋哲學的，如教育學心理學名學美學均及之。他曾四讀英譯康德的純理批評，他曾醉心於叔本華的知識論，他曾嚴刻的批評過辜鴻銘譯的中庸，他曾以叔本華的哲學評論過紅樓夢，他曾寫過些思想研究的論文，這有靜安文集爲證。而似乎受叔本華 (Arthur Schopenhauer) 的影響最深，思想沉入悲觀，對社會陷於隔絕，對學問趨於「敏而好古」，於是懷着一股深情與卓智之力，一頭投進故紙堆裏，另尋境界，要把過去的學術整理出個頭緒，要和過去學者一較得失與短長，所以幾十年來，在國故的園地裏作種種的開墾，至死不輟，而對於現代人生的種種，則正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了。

這些算是我們對他的一種表面觀察，大體總該是這麼回事。至如他的自敘，

就很難講了，當時評論的很多，不知孰是。他的朋友們作的哀辭輓聯之類，多以「殉節」二字立意，似乎有點囫圇。我想遠因還是思想的悲觀，近因是時事的激刺，有心抱定一種典型的理想，完其一生。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不移就是不轉變，愚者的不轉變是死心眼兒，智者的不轉變是思之有定，二者不同道而同德。王先生是個深忠好學的人，應該是近於後者。梁任公的輓聯說他是行己有恥，陳寅恪挽詞的并序說他是殉了中國本位的文化，似乎最有見地。

得，反正他已經死了十二年，當初我因為他少吃過一塊海參，這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若不是人間詞話之類老跟在我身邊，我算壓根兒不認識他，旁的都是廢話。

二十八年，仲春。

勃克夫人會晤記

(過眼素描之八)

民國二十一年，吳雨僧先生正主持大公報文學副刊，約我擔任一部分書評和外國文壇消息，當時頗注意以中國生活為背景所產生的外國新文藝作品。這類東西多出自僑居中國的外國士女，每年必有幾部書出現，只是沒有甚麼好的。那些作家的文筆有的不大高明，加以多少年來外國人對中國生活那種傳統的心理，隔閡與謬誤總不易破除，所以寫出來的東西，往往似是而非。更加以近來中國社會走進一個大變動的時期，種種現象多包藏着新舊衝突，交替，和演進的活力，這不是隨便一個外國人所能看透的，更不是先有了教士商人和官員的傳說為主觀，而懷着一種好奇的異想的外國人所能明瞭的，他們的記述或描寫多半是神秘和俗

鄙的雜合，不敢說全無價值，有價值的委實很少。勃克夫人（Pearl S. Buck）的大地（The Good Earth）風行以來，讀者公認是一部比較滿意的書，雖然其中不免有些可議的地方（曾和江亢虎先生在美國打了一通筆墨官司），終究和以前的些同類之作是大不相同了。因為這部書，她的文名立刻傳遍世界，但是大地並不是她的第一部小說，她先已發表過她的處女作東風西風（East Wind, West Wind），當時我曾在大公報文學副刊上寫過兩篇短短的介紹文字，約在民國二十年秋天，我也記不清楚了。

那年二月間，勃克夫人遊歷北平。有一天，我接得吳雨僧先生的信，說日內畢蓮女士（Miss Anna Bille，清華語言學教授）舉行茶會，招待勃克夫人，囑託吳先生轉約我去參加茶會。我想這是一個機會，藉以瞻仰這位新作家的風采，就毫不猶豫的答應了。

二月二十一日，天氣還有些清寒，却也有了初春的輕暖，清華園裏的草地

上，枝頭上，水面上，都已微微有了春青的色意。下午兩點鐘的時候，我走進工字廳的西內院吳先生所住的藤影荷聲之館，略談些閒話，便一同出了工字廳，往南過了石橋，穿過一帶叢林，到內所畢女士的住宅。在座的已有王文顯夫人（Mrs. J. Wong-Guiney），吳可讀先生（A. Pollard-Urguhart），還有幾位，我已記不清楚，大半都是清華外國語文系的教授。略等了一會子，窗外有汽車的聲音，接着勃克夫人就進來了，同來的有她的丈夫勃克先生和他們的兩個孩子，約有六七歲的樣子，還有兩位陪來的中年洋紳士，姓名當時都介紹過，也已記不得了。

勃克夫人是個三十多歲的女人，沒剪髮，態度穩靜，身段似乎很結實，顯不出胖或瘦來，面目有和藹的風韻，特別是那一雙天真而安詳的眼神，很像一個賢良的中國女子，衣裙樸素，上下都是深青色的，半新不舊，可以看出是一個肯用心思而且勤於工作的人。也稍微可以看出是傳教家庭生長出來的人物，但是有那

種誠懇和單純，而沒有那種偽善的習氣。這是我所見到的，不知對不對？

她走進客廳，略微和大家招呼了以後，就坐在一個沙發上，和坐近的人低聲的交談着，有來賓進來，到她身前，她便立起來，微笑着握一握手，接着再坐下，繼續着談話，不大走動着和客人周旋，簡直可以說不活潑。然而那微笑，安詳，自然，不冷不熱的，不做作出異樣的身份，只是率真的自在，溫和的簡語，令人有易近而不便冒昧之感。

吳雨僧先生拿出我在大公報上寫過的關於她的兩篇文章，請她批評，她接過去，放在衣袋裏，含着欣悅的笑容，對我說，謝謝，回去必細讀之。一面讓我坐在沙發上，靠近她。那天在座的只有我穿着中國衣服，她似乎很覺親近，談話的時候，很細心聽，也許是我的英語講得太笨的緣故。我和她交談了約有十幾分鐘，現在已不大記得了，我先說：

「在你的小說裏，寫出了真正的中國：中國人的生活，和中國人的精神，爲

以前外國作家所未有。」

他謙和的含笑點頭，似乎是正是說到她的得意處。

「我寫的是我所知道的。」

「你的東風西風和大地，我已讀過了，現在還寫着甚麼，你肯告訴我麼？」

「第三部長篇，不久脫稿，預備今年冬天出版，寫的是中國兵役的生活。」

「聽說你還翻譯了些中國書？」

「是的，已經譯水滸傳五十多回，不久也可成書。」這也是她的得意之作，

譯名 All Men Are Brothers。

「現代中國作家，你最喜歡那一個人？」

「老舍，我喜歡他的老張的哲學。」（這部書不是老舍的成功之作，她所以喜歡，也許是因爲書裏有道地的中國話和譏諷教會中人的緣故。）

話到此處，王化成夫人來了，走過來向勃克夫人致敬，我就離開了。王太太

在那天的客人中算最年輕，活潑，衣服也最漂亮，一身淡黃色的單綢長襟衣服，輕鬆而飄展着，直拖在地上，在那薄寒乍暖的時令裏，有些太單薄了，却是很美。

接着，王文顯文夫人的談話，集中了大家的視線，還夾着幾個人的笑聲。她是位中年的能幹夫人，英語講得極流利，精神也最周到，對每一個人都應酬得到。王文顯先生那天沒到，因為有甚麼事進城裏去了。

勃克先生是個粗高的大個兒，四方臉，前額特別的凸了出來，壓着濃黑的兩道眉毛，衣服倒很整潔，也很有禮貌，只是有些笨重之氣。見面時，經過介紹，和我只說了一句話：「畢先生，我很高興會見你！」再始終沒有交換第二句話。據說，這位先生是專治農業經濟的，曾在金陵大學農科教過書，還著過一部調查中國農業經濟的書。他的學生有幾位是我的朋友，談起來都說他不大高明。後來，他陪他太太回到美國，又在康南爾大學修完博士學位，接着就離了婚。從此「勃

「克夫人」只保留作筆名，在中國都稱她的處女名姓，即賽珍珠是也。

畢蓮女士只忙着來回敬點心，招呼咖啡，口裏有時還銜着香烟，沒見她和勃克夫人談過話。勃克夫人送了她一本 *Good Earth*，她回贈了一本她自己的詩集。

那天，大家的態度是在應酬着一個名人，而不是接近着一個作家，滿帶着好奇，虛慕，匆匆忙忙的只湊了會子熱鬧。勃克夫人似乎喜歡和我們談中國的這樣那樣，而座客的談鋒不往那裏走，而且時間也太少。聽說她那次到北平，應酬很繁，茶會是一個一個的接連着，就在那天三點多鐘，城裏還有一處茶會，所以在畢女士家裏勾留了不到一小時，她就去了。

她們走了之後，陳福田夫婦才來了。陳先生讀過歐美的現代小說最多，他雖然是一個華僑，對國內的生活人情最關心，對文學批評等很博通，談鋒也很健，他若早到一步，一定有一番美妙的談論呢。當時大家都覺着輕鬆了，也就更熱鬧

些，才把話頭一齊轉向勃克夫人的著作上，似乎都有點意見，彼此相差不遠，隨便談論一氣。接着又談到了吳公編的大公報文學副刊，到四點多鐘，才興盡而散。

當時，我本想寫一篇短文，略記其事，又覺着太簡單了，算不得一回事，便沒有寫。後來，勃克夫人回到美國，譽滿新大陸，我在紐約時報上看到一篇訪問記，內容非常淺薄無聊，整個呈現出美國人的虛榮習氣，更覺這類文字的不必寫。到今日，事隔六七年，我幾乎把這件小事遺忘了。勃克夫人的文章却如雨後春筍，產生了不少，在美國雜誌上隨處都可以見到，不只是長短篇小說，如記事，批評，演講，和對時事意見之類。去年冬天，又得了一九三八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金，遙想歐美的文壇上一定有不少的關於她的文章，同時也必談論到中國的種種，因為中國是產生她的文章的母親，何況中國又正在多事之秋呢。我因此很有些感慨，以中國的生活寫成書，得世界文學獎金的，這算第一次，不能不使

我們歡喜，然而我們自己的作家呢？是文章不夠呢，還是文字爲礙呢？因此，就着已經模糊了的記憶，草成此篇，以作紀念。

廿八年，四月。

赫 理 斯

爲蕭伯訥作傳的赫理斯 (Frank Harris) 是歐洲文壇上一個怪物，也便是個出奇的登徒子。他生在愛爾蘭，長在美國，活動於英美德法之間，一生到處爲人所嫉視，死在法國。在倫敦，他主持過幾個著名的刊物，如兩週評論，禮拜六評論，晚報等，名重一時。威爾斯曾稱許他是英國一個最好的編輯者，蕭伯訥的戲評文字就是由他的援引而彰著的。但是此公筆下對人不留餘地，好發人陰私，惹恨很多，各處遊蕩、挨罵、被逐，晚年幾乎無地安身。因爲一個劇本的抄襲問題，和蕭伯訥也鬧過，雖然給他作傳，却在身後才得出版。

赫理斯著作劇本小說傳記之外，有兩部名著，爲好者所樂道，亦爲惡者所痛恨。一部是當代文人繪影錄 (Contemporary Portraits) 共五卷，是他在英美

法三國實地接觸過的文人實錄，幾乎自維多利亞時代以後的著名文人都收納在內了。有好些是旁人稀見稀聞的事，在他的筆錄之下都毫不隱諱的披露出來。一部是他的自傳（*My Life*），共四卷，第一卷名「我的生活與我的愛史」（*My life and Loves*），簡直可以說是一部性史，描寫他少年時的淫穢事迹，頑劣的引誘，私通的冒險，牀第的情景，都真實而微細的盡情描寫無餘。事實絕非虛構，文筆一色純簡，夫子自道，言之津津，這是性愛的寫實，絕非向來中國淫詞小說之華而不實者所可比。我會用一宵的工夫，把第一卷一氣讀完，委實是大胆之作，若有人有同樣的大胆，把她譯成中文出版，一准可以使洛陽紙貴一時，但是一定要被官方查禁，而且被道學先生罵死。實在，這種書的文藝價值是一事，與一般社會的影響又是一事，青年讀之，確乎不適宜也。

這書的出版，曾經過很多困難，印出以後，又經過很多波折。英美法三國的書店沒有一家敢承印，最後是在德國印的，印的本數很少，聽說只有二百部，且

不能公開發行。英法等國自然禁止，前幾年英國爲 *The Nell of Lonliness* 一書，還鬧得烟霧瘴氣，何況這部書呢！美國且通令海關，禁止入口，而竟有爲警察搜獲的事。至如赫理斯本人，更是不得了，自從這書出版的消息傳出後，時常有暗探跟着他，隨時有被捕的危險。他住在法國，警察帶着武裝到他別墅裏，大事檢查，他請他們喝了一些酒，又送了一百佛郎，才得無事。爲這件事，他也曾作文章爭辯過，但是誰理他呢！依我所知，這書在中國只有一二部，每部價在二百元左右。前兩年，有人發起影印，好像也沒辦到，實在也無必要。（註：此書近在北平西書店已有翻印本。）

據書中所述，他淫亂過的女子很多，且曾發現幾個人的秘密，例如結婚數十年，年已垂暮，還是個處女，因爲丈夫是個陽萎者，好像是Thomas Carlyle的太太，已記不清楚了。他去看 Carlyle，趁着他在書房伏案工作的時候，他却跑到樓上，和她談天，她就將這個秘密，秘密的告訴他了，你說這不奇怪麼？

（自傳第二卷。）

還有一個甚麼 May-hew 夫人，背着丈夫，和他通奸，熱情之極，其態若狂，簡直是個西方的潘金蓮。她丈夫有職業，有地位，每禮拜六回來一次，其間空日，赫里斯便鵲巢鳩居。有一天，他正作入幕之賓，她丈夫不期而至，他逃藏在一個綉幕之後，相隔咫尺，幾乎洩露，終得幸免。

他很小的時候，就好色，見了妙齡女子，就動手動腳，却從未闖出禍來。有一次，他到鄰人家裏去玩，看見一位姑娘，比他大着好幾歲，當然已經曉事了。那姑娘坐在台階上和他閑話，他便耳鬢厮摸的去摸索，她雖然吃驚，却好意的勸告他，不要胡鬧，沒出息。以後，他連試了幾回，所得的只是拒絕和勸告，拿他做個頑皮的小弟弟看待，他嬉皮笑臉的蕩然得趣，也就罷了。

他和女人的關係，當然都是片段的，時間有長有短，時過境遷，就置之腦後，寫來也就是些零星的回憶而已。惟獨他和 E 的一段情緣，似有輕描淡寫之

趣。

他在小學讀書的時候，和一個女孩子同案，那孩子長得很美，最會唱歌。每逢上音樂班，她立起身來的時候，他便趁這個機會，從旁摸摸索索，有時暗中動作得頗不堪。她雖瞋怪他，却不狠拒絕，久之，就成了一套秘密的遊戲。他私自給她一個小名叫E，輕輕的喚着，以示親暱與輕薄。後來，他輟學他去，把她就忘了。幾十年後，赫理斯文名蓋世，漫遊各國。有一次，他到了巴黎，各報喧載其行踪，一時酬應不絕。有一天，有一位紳士到旅邸求見，相見之下，却不相識，只面呈一信，說是受某伯爵夫人之囑，前來致意云云。信內大意是，闊別多年，相思無已，相見不能。信上沒有住址，也沒有署名。欲問其詳，紳士答稱不知，「夫人只囑代問先生，尚記得E乎？」語至此，即別去。赫理斯初覺茫然，思之恍然。此後遂絕。

大概作愛的技術是另一種天才，能善得女子的身心，而使之印象久存，吾人

視之，幾疑爲怪物，如歐洲中世紀之 Casanova 是也。蕭伯訥聰明一世，和女伶 Ellen Terry 通了三百多封情書，結果只是紙上談兵；而她和詹姆士卡留一見面，就愛上了，老蕭只得眼看着，沒辦法。蕭好幽默，給女人不能過癮，赫理斯是一團火，一見女人就着，此其不同也。然而赫理斯却頗看得起蕭伯訥，在英美兩國中，他只稱許蕭伯訥和門肯（H. L. Mencken）二人，蕭也看得起他，一面罵他是怪物，一面仰慕其才。他死的時候，也已七十多歲了。

憶海參崴

(過眼素描之九)

讀李燕君的蘇聯生活（見二十七年九月號西風月刊）提到海參崴的大螃蟹，不禁使我想起十幾年前我遊海參崴的舊事來。

那是一九二一年的春天，我應西伯利亞鐵道監管會中國代表辦事處之聘，去做英文翻譯。是陰歷的三月間吧，我從家鄉到烟台，訪着同學徐光明君，到南山看了一天梨花。烟台是富產水菓的地方，梨、葡萄、蘋果，都價廉而物美。三月正是梨花盛開的時候，有一個多禮拜的時光，南山上滿嶺滿谷都是雪白的，蝴蝶蜜蜂穿舞鬧嚷，遊客來往不絕，暖洋洋的席地偃臥，依石品茗，一陣風過，繽紛滿襟，盤桓到日斜，帶着一身花氣，歌詠而歸。這是我那年旅行中最得趣的一件

事；以後，每想重遊，總不適逢其時。

那時，從烟台到海參崴有一條常開行的大船，俗名四條梳，在我到烟台的前三天開走了。我便搭了一個輕小的船，名字好像是得利。本來五天就可以到的，却延長到八天，過高麗南頭一帶，船極不穩，一直暈了三天，走到日本海，才平靜些了。有一天黎明，船忽然停下了，甲板上人聲嘈雜，好像遇到甚麼意外，一個多鐘頭以後，才繼續開行，原來在海面上，發現了一隻小漁船，上面只兩個人，都不能動了。把他們救上來，用煖火烤醒，才慢慢說出一段冒險的故事。他們是日本海岸的漁戶，一行有五六隻船，出來打漁，遇着狂風，一齊沈沒了。他們兩個在巨濤之中，抓住一隻翻了身的小船，爬在船底上面，死勁捧住，隨波逐浪的漂流了好幾天，手指腳趾都摩擦爛了，凍餓得已失了知覺。同船都不勝憐惜，助了些飲食，決定帶他們到海參崴，交給日本領事館。

船走近青島的時候（此島近海參崴，富產金鑛）海上風平浪靜，時時有成隊

的海豹出沒水面，動作很整齊，和操場上的兵士似的，大個兒的鯨魚也時時露出烏黑的脊峯來，成羣的海鷗不時的從船桅上掠過。旅客們都集中在甲板上，連聲的喝采，海參崴的港口已隱約在望了。

船進口的那一天是五月一日，正是勞動節，海關上檢查得很鬆。因為這天放假，他們都飲酒狂歡，所以工作都不很認真。有些帶小件私貨的也都幸而免了。我帶了兩瓶酒，預備在船上喝，因為暈船，一點沒動，下船也沒被查去。後來才知道俄國的清酒（Vodka）很好，價也不貴，我帶的玫瑰露倒是相形見拙了。最失意的是同船的一些商客，他們從烟台販了大批的鷄子，堆滿貨艙，預備供應勞動節的一批大生意，不想船到遲了，已趕不及，得賤價出售，一時都愁容滿面，說運氣不好，這趙崴子又白跑了！「崴子」者，華僑呼海參崴之俗稱也。

那時正是俄國內亂未息，遠東不靖，中東鐵路暫由國際共管，中英法美日各國聯合組織一個西伯利亞鐵道共同監督會（Inter-Allied Railway Committee）、

分設運輸部 (Transportation Board) 和技術部 (Technical Board)。中國代表由駐海參崴總領事兼任，辦事處就設在那裏。他們會議是用俄文，記錄用英文，總會秘書是美國人克拉克 (Clark)。我擔任的職務便是將議案和紀錄隨時譯成中文，以便存查和呈報政府。一個禮拜，例會一次，議案有時很少，工作是很簡單的。辦事處的組織是代表之下有一個秘書長，由副領事兼任，下設兩個翻譯，兩個中文秘書，和兩個書記。有時在開會數小時前，送來一卷議案 (Proceedings)，得火速的翻譯出來，代表好作出席準備，至如紀錄 (Minutes) 的翻譯，是可以從容做的，所以常常終日無事，不免要尋些消遣了。

海參崴俄音 Vladivostok，本是我國的領土，前清咸豐十年（一八六〇）中俄北京條約割讓於俄，爲東海濱省之一大都市。海口的形勢很好，可以和旅順青島媲美，惟氣候太冷，冬季凍港，是個缺點。進口時，兩山疊障，谷裏是一灣平鏡，四山環衛。沿着海岸，順着山脚，是一條很長的弓形大街，爲經路，有電

車道；緯路則條條登山而上，多用木板，墊成邊路。鐵道北通伯利，西通哈爾濱，都直達歐洲。山坡上是遠東大學，海邊上有兩個公園，一座教堂，有好些建築是以不規則的巨石疊成的，嵯峨雄偉，市容是頗壯麗的。中國僑民多聚集在契丹街，商店多而規模小，也有報館、戲園、妓院、澡堂等，是比較的擁擠熱鬧而不太清潔，和內地的市場差不多。那時俄國的紙幣破產，當地用的都是朝鮮銀行的票子和中國現洋。中國生意大半做得發財，且有相當勢力，只是有一部分勞動僑胞不懂經濟的變動，保存了好些舊盧布票子，不免吃虧不小。而且生活程度很高，比內地高着好幾倍，所以在那裏做苦工是很不容易生活的，流落失所的也大有人在。

此處雖然是極東的一個繁華口岸，而西鄰吉林，北望西比利亞，深山曠野，環境是荒涼的，所以盜賊出沒甚多。市內的建築都相當堅固，窗總是雙層的，大門總是緊閉着，有人叫門，是不敢隨便開的。入夜在緯路上行走，滿目寂靜陰

暗，總是走街中心，不敢靠邊，常有匪人伏在黑暗裏行劫，或者從黑洞洞的窗孔裏伸出器械，把行人綁去。據說，他們照例是先殺人，後劫物，利器往往是斧子。這一節，我頗相信，因為讀過的俄國小說裏，描寫兇殺，也多半是利用斧子，似乎比刀槍之類是無情些！在那兒附近，有一個坐山爲王的巨寇，渾名靠山，嘯聚甚衆，威震一方，官府奈何他不得，常常派人到市內借錢，有時竟審判案子，據說，有一次，公然把案子移到中國領事館，咨請查辦。在中國商會裏，有一個會差，名叫王老八，就是鬍子出身而受招撫的，我們臨走上火車，就是他護送的。相貌奇偉，俄語流利，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傢伙。綠林的人提起他，沒有不怕的，相傳他們有一句誓詞，藉以表明自己的大公無私，是：「我若有半點隱私，出門我就碰着王老八！」意即不得好死，同夥聞之，便釋然了。

我住在監督會辦事處的二層樓上。這是一條僻靜的後街。每天清晨，就被教堂的鐘聲驚醒，起床開窗一望，教堂的金頂被旭日映得光輝四射，海上點點白

帆，靜止得一絲不動，全市似乎還在夢裏。一會子，同事劉君的俄文女教習便來敲門。那女子二十多歲，面目鮮美，身段苗條，常含着微笑。幾乎每天換一套衣裳，頭上常用各種顏色的絲巾包着，進屋便把牠揭去，露出金黃色的捲髮，脫去暖外氅，內衣是那樣的單薄，掩映着鬆潤的肌膚。態度活潑而自然，會說簡單的英語，而不大流利，可總是甜蜜蜜的，每天上午教俄文一點鐘，完全是在談笑中度過。她是剛從大學裏畢業出來，除去在鐵路上有幾點鐘的工作以外，担任好幾處家庭俄文教師。劉君每月花二十塊錢，每天有一個鐘頭的鬼混，有時陪她出去散散步，吃吃咖啡，賣點零碎東西送她，她就很樂了。那時俄國的經濟情形壞到極點，青年失業的很多，又剛在歐戰之後，女子嫁人很不容易，只有自謀生活之一途，她這樣的俯就，自然也是出於不得已。她和劉君的情形，日趨親暱，異鄉孤客，藉此亦聊以自慰。我們不知她的名字，同事都戲以「大姪兒」呼之。

吃過早飯，便閒閱北平寄到的晨報。記得有一天晨報副刊上有胡適作的一首

詩是：「幹，幹，幹！」使我非常興奮，有心立刻離開那異國風味的北地，插翅飛回北平，打在青年羣裏，奮發一番。便和劉君談起，他直搖頭，笑我孩子氣。他是北大經濟系畢業，很崇拜馬寅初，不大瞧得起胡適。而翻譯公事，有時却用白話，頗爲當局所不滿，也還不脫學生氣。下午照例看小說，曾細細的讀了女兒英雄傳，覺着比紅樓夢利落乾淨，自然就顯着簡單輕薄些。適逢同事中有一位張老先生，最賞識這部書，無疑的他是一個八股式的文學批評家。這位張老先生又能吹崑曲，唱皮簧，論文飲酒，博學而有風趣，醉後便忘形高歌，却很難聽。還有一位×秘書，以善作四六駢文自豪，又揚言能一目十行，而實不通。而且一死兒和劉翻譯找盤扭，說大學出身的都只會做白話，寫一個「濃」字，能逼出他的屎來。

下午，也常以吃大螃蟹爲消遣。這東西是那地方的特產，大而不老，是天然的那麼一種，肚子和兩圍都大而無當，只有八隻腿最肥美。花四角錢，叫廚子去

買一個，真有十幾斤重，把腿截留，用清水煮熟，切得和一整香蕉似的，用西餐刀叉，剖而食之，佐以清涼的 Vodka 酒，兩三個人，足可盡興。還有一種沙板魚，嫩而無骨，味鮮美而價極廉。海參崴的物價無一不貴，惟獨這魚蟹最是價廉物美，當地出產豐富之故也。

晚飯後，我就和劉君到大街上散步。五六點鐘的時候，馬路兩旁的邊道上的行人最多，都是衣冠楚楚的散步者。有一隻腿倚仗而行的戎裝軍官，有細腰長裙攜傘而行的維多利亞式的老太婆，滿腮濃髮架着一個眼鏡的胖子紳士，臂挽着時裝艷麗而姿首美妙的淑女，笑語而行。走到十字路口，紳士買一枝鮮花，順手插在淑女的襟上，接着俯首就着擎起的玉指間輕輕的一吻，便一躬而別。雖然來往擁擠得摩肩而過，態度却都莊重從容，看出是在工作之餘，出來寬身散心的。也有走進咖啡店，吃些茶點，談談天，一面順着臨街的玻璃隔子，閒瞧市心的熱鬧。公園裏，晚間人常是滿的，草地上路椅上坐臥的十六七歲的少女，個個都是

天使似的麗質，那輕盈的挽髻，白皙的皮膚，明靜的珠目，水嫩的唇齒，宛妙的肢體，和色樣雅適的衣裙，姿態溫柔的動作，無一不是美韻的。我們在園林裏徘徊着，對晚雲凝望着，不覺暮色沉臨，漸漸把園中央的一座大理石像灰暗了，才慢慢的擺着八字步回來，街上已是萬家燈火了。我覺着斯拉夫女子的天然之美，是在東方和英美女子中所尋不到的，十幾年來，伏處古城，我這個狹隘之見，始終沒有改變。

有一天，我和劉君正在街上散步，無意中瞧見大妮兒，和一個俄國青年互相擁偎着在前面走着私語，儼然是一對情侶。第二天，劉君便把她辭了，從那天以後，我再沒看見她。

遠東大學，我去參觀過一次。校舍依山而築，一色都是紅樓，却是散漫而稀朗的，中間有曲折的山徑聯絡之。學生男女同舍，每人一間屋子，據說，大多數是紅黨。內有東方語言學院。如中國滿洲蒙古日本等語言皆備。有一位滿洲語文

教授，是中國人，四十來歲，還拖着辮子，穿布襪子和他的年輕的妻子住着一間黑暗的小屋，樣子極其寒儉，而能英語俄語。我們去的時候，就是由他作翻譯，大概是個遺老式的落魄學者，姓名我已記不得了。最可留戀的是一座大餐廳，裏面毯地長几，屋角上擺着鋼琴和盆景，一個女學生在那裏彈曲。南面一排敞窗，海港全景在望，俯窗下臨市塵街道，如在脚下，隱約車水馬龍，而囂聲寂然不聞。只教堂的一座金頂，高出一切，鐘聲遠鳴而已。近年清華大學聘請的 S. M. Shirokogoroff 教授 J. J. Gapanovich 教授便是在遠東大學因政變而被黜的學者，也便是貴族的知識階級，談起都不勝今昔之慨。

三個月後，辦事處改組，我便離開海參崴，漫遊哈爾濱長春瀋陽各地，回到北平。哈爾濱道裏整個兒是俄國世界，叫電話都得用俄文數字，趕馬車的紅衣紫鬚，也多是俄國人，俄國餐館更是別有風味。現在的情形恐怕都改變了。

唉！十幾年了，一個久遠的夢！

廿七年，九月。

齊東野語

在我們山東東府差不多每一個村莊里必有一位「多智善謀」的長者，人皆稱之曰「二大爺」，每逢有什麼困難的事，必去取決於他，而他也必有主意可出，不過主意不一定妙，因之常常笑話百出。據說有一次，有一隻牛把頭伸進一個瓦罐里喝水，水喝完了，頭却拿不出來了。牛主焦燥無奈，去向二大爺討主意，那二大爺不慌不忙的道：「把牛頭割下來就得了！」牛主回去，如法辦理，不想牛頭割下之後，依然還在罐子里，拿不出來。牛主沒法兒，又去報告二大爺，二大爺大怒道：「笨東西！把罐子打破，不就結了嗎？」

二

北平的白薯，在我們家鄉名之曰地瓜。據說這東西的原種出自南洋，傳入福建。前清時，福建鬧過幾次饑荒，幸有這個東西，人民方得全生，而福建人就叫他在地瓜，所以這個名稱是有來歷的。山東地瘠民貧，五穀常常收穫不豐，一年一個寒冬的度過，也每每藉此為唯一的食料。我們縣里有一處縣立中學，學生常常有開會演講遊行等事，精神倒很活潑。有一次因為某種外交事件的激蕩，學生又照例開會，繼之以演講，又繼之以遊行，遊行便不得不喊口號，那口號是：

「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帝國主義……」

口號之聲在郊外一個村莊里呼嘯而過。村人嚇得面面相覷，都關上門哭喪着臉道：「完了，完了！打倒地瓜主義，我們還有活路麼？」

三

榮成××先生為清末吾鄉之名孝廉，現年已七十餘，猶閉戶讀書，且束髮修

行，專治禮樂，亦一遺民也。據說有一次，一家鄉紳辦喪事，請他去作點主大賓，特備了一乘四人轎，到宅迎接。先生整其衣冠，出門上轎，一眼望見一個抬轎的是他的一個族兄，遂停足不前，正色曰：「弟坐轎，兄抬之，非禮也！」旁觀者力勸之，不聽。於是日出而言轎，日中不決，而促駕者已數至矣。最後其族兄勃然大怒曰：「往日我沒吃沒穿，你把門關得緊緊的，屁也不放一個。今天我託人挽友的摸了一個抬轎的事，賺二百二百文錢，你却來禮呀禮呀的，你是有心和我過不去，索性轎我也不抬了，拿條命和你拚了罷！」說着一頭撞了過去，老先生手足無措，急忙攢進轎里，在旁觀嘆笑聲中，匆匆而去。

四

從前私塾裏小學生的習字，常用一種價錢最賤形狀最小的墨。上面刻着三個字，曰「十二神」。按十二神之說出於論衡，怎麼轉變到成了一種墨的名字，一時却無可考。民國初年，我們縣里開辦單級師範養成所，四鄉來就學的大半是些

私塾改良的老先生，內中有一位面目身軀都特別瘦小，加以寒儒衣冠有欠整齊，形象委實有些古怪，同學便給了他一個渾號，叫十二神。有一天是國慶日，照例放假。第二天，他上學堂，手舞足蹈的對同學報告，他昨天生了一個孫子，生日太好，說不定將來要做大總統。全班聞而大譁，立刻全體集公份，要送一付賀聯，而且一齊出發，登門拜賀。十二神慌了手脚，馬上回家，預備四桌酒席。大家鬧了一晚，酒醉飯飽，作鳥獸散，後來聽說那賀聯上寫的是：

十二神東拉西借。

三千客夥吃均分。

五

吾邑××君，多才而缺德，清末時，肄業於縣立高等小學。幼時曾患奇疾，滿面疤痕縱橫，鼻陷嘴歪，一目圓瞪，日夜多淚，厥狀極醜。同學某君嘗指點其面，笑而言曰：「此處地中海也，此處阿爾卑斯山也，此處多腦河也，一言以蔽

之，一歐羅巴洲之模型也。」於是同學皆呼之曰「歐羅巴洲」。二十餘年來，君在地方上由學生而教員，而鄉董，而×會會長，居然稱豪列紳矣，歐羅巴洲之名，遂婦孺皆知矣。後來因爲四字之名，不便呼喚，乃簡稱之爲巴洲。據說巴洲結婚之時，尙未顯貴，却娶了個一貌如花的妻子，她見丈夫那付尊容，芳心裏着實委曲，却也是無法的事了。妻子妝閣里有二百塊錢，留做私蓄，巴洲百計誑騙，終不得手。有一天，忽然回家對妻子道：「烟台到了一個術士，善會翻臉皮，苦我無錢，不能前去一試耳！」妻道：「翻一翻不知得多少錢？」巴洲答道：「二百塊錢足矣！」妻曰：「是不難。」遂打開妝櫃，如數奉上。巴洲攜款，直奔烟台，吃喝嫖賭，不一月而盡。既歸，妻迎之門，見面目如故，不禁蹙額問曰：「何竟未翻耶？」巴洲從容答道：「翻是翻過了，不過翻過來一看，那一面還不如這面好些，故此仍舊觀也。」

六

洪憲時代，各地捉拿亂黨。維時歐羅巴洲在烟台某報館作訪員，一日，忽被司令部捕去，指爲亂黨，苦刑拷打，巴洲死不肯招。後來，上了夾板大刑，巴洲痛得殺豬似的直叫起來，連聲哀求道：「我招了，我招了！」及至解去刑具，問官教他畫供，他却道：「不行，我不是亂黨。」問官道：「剛才你不是明明說招了麼？」他答道：「彼一時，此一時也！」問官大怒道：「這是什麼話，豈有此理！」巴洲微笑，指着刑具對問官道：「你不信，你上來試一試！」問官爲之恍然，後終未死。

七

相傳歐羅巴洲未得意之時，在自己村里創辦小學，因校產糾紛，與村董興訟，雙方到縣，相見於公堂。縣長一見其容，爲之愕然，心里想道：「此必非法之徒也！」因問道：「你是幹什麼的？」巴洲答道：「我是辦教育的。」縣長道：「看你這個樣子！」巴洲笑曰：「貌之不揚，受之父母，悔已無及，故只可

以辦教育。縣長民之父母也，若能將我再造，形骸一變，亦將可冠冕升堂，而爲縣長矣。否則徒以貌取人，竊不敢聞命！」縣長大慚，遂使勝訴而去。

八

吾縣初辦單級師範養成所，因無校舍，乃借縣立高等小學之東廂爲教室，教習多雙方兼課，下課休習之時，雙方學生共聚一院，老翁與幼童相逐爲戲，久之，趣事甚多。據云，養成所學生初上算學班時，教習在黑板上寫出十個亞拉伯數字，1 2 3 4 ……，令學生讀一二三四 ……之音，個個年已耳順的學生習之殊以爲苦，背誦終日，略可記憶，睡了一宵，遺忘殆盡。翌日，又上音樂班，另一教習又在黑板上寫出七個亞拉伯數字，依然是 1 2 3 4 ……，却令學生唱多來米發 ……之音，學生大譁，說一樣的字，而一天換一個念法，這不是拿着我們老頭子開心夠？教習告之曰，此音樂之簡譜也，與算學不同，稍久自明矣。學生疑信參半，終忍而未發。下班後，羣執高等小學學生，以求證焉。小學生笑曰：

「這是容易的，住會子還有第二種念法呢！」老學生們聞而大驚，並請道其詳。

小學生道：「我們的洋文教習教我們念 1 2 3 4 …… 是 one, two, three, four.

……。」老學生個個駭的面面相覷，內中有一個最老的毅然道：「不管你們，我

可不幹了！」說着跑進教室，收拾起書包，回到下處，僱了匹小驢，回鄉去了。

後來接踵而去者很多，一時大有師範生不易養成之慨！

自傳第一章

長白山脈越着渤海南來，先在所謂「蓬萊仙境」打了一個轉兒，便登上山東半島，往東略一撒手，留下一個崑崙山。立在山頂上向東一望，三面是海，腳底下只有一席之地，中間南北流着一條木渚河，隔河有一座小小的城池，便是文登縣治。這裏負山靠海，工商業却很幼稚，居民以漁農爲業，生活簡單而樸素，當然還忍受着艱苦。北有威海衛，南有靖海衛，在海防上有些重要。城東十里，有個文登營，前清屬登州鎮，有都司駐守，現已荒廢了。縣城很小，周圍不過五六里，街市也不怎麼繁華，不過從威海烟台等海口販進些「洋廣雜貨」，如煤油煙捲和人造絲之類，給鄉村男女點綴些星星時髦而已。近郊有山有水，有天然之美，也有些古蹟和名勝。

我最記得清楚的是城南有一條沙河，從東南向西北蜿蜒緩流，把青山和古城之間劃成一縷清明的界線。兩岸是寬寬的沙灘，中間是長長的板橋，那水永遠是澄清的流着，那沙永遠是潔白的靜着。過了橋，緊在河南岸，有一個村莊，穿進兩旁是菜園牆夾着的一條胡同，迎面是一座極小的觀音廟兒，往西是一條整齊的大街，往東是些斜曲的小巷，共有三四十戶人家。村東是一帶柳林夾着淺草，林外是沙河的上流；村西是些接連着的禾場，散屯着麥桿豆箕之類，場下流着南山出來的谷泉；村南田畝廣列，直達到南山根下，又是一條山溪。這村子四圍都是茂林流水，林水之外自然是山巒起伏，叢生着松樹橡樹和雜草，是居民的重要燃料。因為位在城河之南，就叫做河南村，這便是我的家鄉。

「河南畢家」在過去的鄉黨間是一個負有美譽的稱呼，代表着「書香」的意義。到現在，書香大半沒落為寒酸，這是時代的變遷，本無足惜，但是「書香」傳統之成立，並非偶然，是有相當修養的。我家裏有兩付相傳的現成門聯，一

是：「勤能補拙，可養儉廉。」一是：「荆樹有花兄弟樂，硯田無稅子孫耕。」這是畢氏的家訓，曾維繫了過去多年的大家庭的生命。時代是共進的，生命是自力的，自認爲特殊階級，懈怠着靠天吃飯，勢必精神的維繫和物質的支持日就低下，而入於崩毀之途。這崩毀是必然的，現在三十多歲的人有好多是在這殘破堆裏，受過一番糟塌的。立在時代的過渡上自力更生，如此作人，是怎樣的痛苦呵！我便是這其中的可憐者之一，我要藉着這自傳的第一章，記述我最早的些零碎的記憶，這是一個紳士之家在傾倒中所落下的星星塵片，一個幼稚的心靈上留下的絲絲血痕，星星絲絲旋繞着一個半老的靈魂，眼前灰暗！

我的高祖遊宦江蘇，清貧一生，晚年靠着兩個兒子在南京書院肄業的膏火度日。他老人家去世，兩個兒子扶柩回籍，載着滿滿的兩船，不是家私，是書籍和瓷器，到現在盜器當然早完了。後來我家五宅析居，書籍分做經史子集和詩文五部分藏，現在還大半保存着。我的曾祖做了幾年京官，就回家整理家務，那時

山東正開捻匪，在地方創辦團練和穀倉等事，就成了一個鄉紳。祖父以後，我家就沒有入仕途的了。到我父親一輩雖然依舊讀書做舉業，却只造就了些無用的秀才，穿長衫，吃死飯，被人呼爲「大少爺」而已。那時正是清末盛倡維新運動的時候，各省設立學堂，我有幾位叔父放棄了舉業，考進學堂，後來也作些事，沒有甚麼成績。同時接二連三的鬧家務，不久，就分散了。結果是幾乎每家坑上都擺着一枝大烟槍，每到年終，都得賣地。

我生於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二月初四日，這年有義和團之亂，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是中國多事的一年，也就是我家最後分裂的時期。據說，在我生人以後五六年間，曾發生過家庭分裂的種種現象，可惜不在我記憶之中。我最初的記憶是父親已成立一個小家庭，住在一座四進大宅的東北角上一個小院子裏，五間北房，東西兩面廂房，後面有半畝菜園。我得這所房子的印象很深，大略是這樣：

北房當中一間迎着門，兩旁安着鍋竈，北窗開時，望見後園。園外的叢林，林外的沙河，河上的板橋，都可以憑窗遠眺。後來我到省城讀書，母親清晨早起，總倚在北窗下，盼望那綠衣人過橋來的影子，遞到家信，安慰她想念兒子的心，但是家信那能天天有呢？所以十望總是九空。每到暑假，她老人家更在傍晚的時候，倚窗望眼欲穿，指望兒子的歸來。但是兒子是一窮苦的學生，快到暑假，家裏雖然東借西湊的寄來回家的路費，他却拿去作了補習英文的學費和書籍費，往往違命不歸，忍心使雙親失望。離開北窗，打起半新不舊的紅門簾子，東進一間，靠南窗一舖大坑，母親守着兩個弟弟坐在坑上，做着針線，一面微聲吟着催眠也可以說是伴愁的歌調。北窗下一條長桌子，有些簡單的陳設，父親閉時坐在桌旁，抽着旱烟，看千家詩，或寫些甚麼，終日難得說一句話，樂只有微笑，愁亦只有皺眉，他是那樣的沉靜而溫和。父親似乎很早就留了鬍子，我最初記事時，他就是一副老相了。再東進一間是母親的嫁裝，兩個紅漆衣櫃和幾隻箱

子。靠南窗也是坑，便是我的寢處。北窗上的紅紙春聯每年更新一次，那聯語却年年依舊：「窗虛得月，室小生春」。每天清晨，窗外小鳥飛鳴，入夜有寒蟬悽吟，雨天有蛙聲遠聞，雪後有簷水滴瀝。晴陰晨夕，那窗紙和室壁有不同的晦明變幻，使六七齡的兒童感到不知所以的溫悅和悽涼。西間裏藏着收來的租糧和分家所得的些破爛器具，牆角和樑上老掛着蠶蛛灰網，地上是積塵和洞隙，耗子成羣游戲，黑漆漆的最沒秩序。東廂是柴草，狗在那裏睡，鷄在那裏下蛋，蛋往往爲狗所食。西廂是磨房，全家五六口的食麵都由這盤磨推出來，這是分家以後，父親一部分勞力的紀念所。二十年的窮苦光陰，那磨道上留下明顯的痕跡，漬着父親的汗滴，一根粗硬的磨棍在父親腰間變成了彎曲形，和他的脊骨的彎曲成了相似的度數。他至粗走路得用一根筆直的拐杖，可是腰總也直不起來了。後園本是花園，中間有一座六角亭，花卉果樹多已除去，變成菜畦，種些黃瓜茄子之類，只東北角上有一叢竹子和一株檉柳，還有兩三株杏樹，花發時報告早春之來臨而

已。

我七八歲的時候，是族中公認的一個粗魯孩子，手脚慌張，成天價各處亂跑。見了尊長，沒一些禮貌，和弟兄們玩耍，常常打架，吃了虧，却從不哭鬧，睡過一宵，忘却一切。父親有時皺一皺眉，不大理會，母親却常常勸勉，甚至打罵。

我九歲了，母親把我上學的事就商於幾位尊長，都報之以冷笑和搖頭，只多說一句：「隨便！」經過幾次懇求，才在西宅書房裏趕了一個桌子角兒。先生是一個年輕的秀才，戴近視眼鏡，兩隻長管袖子窄窄的從馬褂袖子裏伸出來有半尺來長，合在腹前，看不見手，走路很快，只兩肩搖動，常帶着密步的小跑兒，沒有脚步声。他說話聲音很低，講書很高，沒有調兒，直喊。他老喚我的小名，我很不願意，後來聽見父親說，孔子對他的學生也喚小名，也就罷了。讀的似乎是商務印書館的教科書，我只記得有一課講的是一個和尚，晚間出門，在黑暗裏踏

了一件東西，呱然有聲，他以為是踏死了一隻蛙，一宿沒睡得好，第二天早晨起來一看，原來是一個茄子。當時我只覺得是個好笑的故事，先生是怎樣講解的，我沒細心聽，回書的時候，就當做笑話說了。先生大怒，罰了我一個鐘頭的跪讀，我至今莫明其妙。只記得那天放學回家，羞道其事，在燈下用了一晚的工夫，把書上畫的兩個茄子用紫色鉛筆，細細塗染，染得和真的一樣。

這一年裏，我沒逃過學，因為母親的囑咐老記在心裏，但絕未好學，因為書房的一切太無味了。下了學，我可樂了，下西小河裏摸魚，豆地裏捉蠅，山溝裏挖肉兒泥，捻哇哇響和孩子們比賽。最是三四月裏，杏兒剛結實，我幾乎天天上後園，攀上杏樹，坐在一個高枝上，摘酸杏兒吃。春風輕輕的吹着，蜜蜂蝴蝶在菜花上飛鬧着，隔牆望着北河橋上來往趕集的，河沿上三五少女就着春水洗衣，紅一件綠一件的洒在沙灘上和小樹上，那搗衣和笑語的遠聲不時的傳到耳邊。同時，父親從後井上挑着水來，一担一担的在杏樹下澆葱和韭菜。他倚着扁

担，瞧水在菜畦裏流得是否均勻，汗就從額上和頸間像豆粒似的直往下流，他好像沒感到辛苦，撩起衣襟，擦幾把，挑起水斗，又向後井上去了。

杏兒將熟了，密茂的綠葉縫裏集滿了蛋黃兒似的好東西，一都魯一都魯的往下壓墜着。過了一個風雨之夜，韭菜地裏落了不少的蛋黃兒，睡在稀泥裏，這個我當然不肯去拾，把住樹幹，幾個轉身，便坐在我的高枝上了。一面摘，一面吃，一面向樹外拋着杏仁，又甜又酸，又好看，得意極了。吃了會子，也不過如此，低頭往下一看，呀！一片綠蔓子底下一條一條的不是新結的黃瓜嗎？前天父親才澆水的，就這麼大了！幾個轉身，我已立在黃瓜畦裏了。水嫩的，清脆的，又是個味兒，吃吧！回到家裏，吃不下飯，只是口渴，摸着瓢從水缸裏一口氣喝了一頓涼水。有點兒累，睡了，肚子痛。醒了，上吐下瀉，一個勁兒的嘔杏子黃瓜，滿坑滾，受不了。請醫，吃藥，鬧了半個多月，總算有命，沒死。把母親也噉壞了，父親老是皺眉。從那兒以後，我和杏子黃瓜算絕了交，至今永遠不

吃，也不會想牠倆。

不到一年，先生要去應鄉試，書房就散了。這一年學上得亂七八糟。

這時縣城裏早已有了官立學堂，辦事的都是城鄉的紳士，監督是我一個堂伯，似乎還辦過女學。記得請了一位女教習，是個年青的姑娘，坐着四人轎到堂伯家去拜客，轎子落在門口，驚動全村的人，紅男綠女的集了一街。那女子是水嫩的臉兒，清眉大眼，鬆鬆的挽着個髻兒，穿一件緊身促膝的醬紫長襖，元寶領子，長管散腿墨青袴，露出一雙大脚，拿着一把旱傘，大大放下的下了轎，沒半點羞態。後來聽說不久就走了，也不知是怎麼回事，好像是嫁了一個日本留學生。

我的六叔從省城高等學堂畢業回來，在縣裏官立小學堂作教習，一時族中到縣城入學堂的很多，我也去入了初等班。同學一大羣，都是生龍活虎似的孩子，攀杠子，踢毽子，一切隨便，且還有星期，景象與舊年的書房大不相同。而

最有聲有色的是迎接道台察學一事，我記得很清楚。

那一天，清晨到了學堂，已掛出停課的牌示。學生羣集在院子裏，吱吱喳喳的都講的是這件事；堂長監督和教習都穿着青靴馬掛，戴着纓頂，走出走進的似乎很忙。天到向午，外面傳進來消息，說道台已進了城，接着儀門大開，來了兩個戎裝荷槍的巡捕。分立在大門兩旁，出入便不得自由。裏面堂長把學生列成兩行，分東西並肩相對立定，監督和教習也依次立定，鴉雀無聲的候着。一會子，走進一個戴紅纓帽子的跟班來，擎着個大紅紙片子，向大家一揚手，於是全體立正肅靜，接着進來一頂大傘，兩個巡捕一齊舉槍，一乘八抬大轎飄飄巍巍的進了儀門，走了一箭路，轎子停下，轎身向前一伏，道台從轎裏大搖大擺的走出來。堂長監督教習和學生一齊長揖及地，伏首不起，灰紫臉皮八字鬚鬚的胖道台微笑着還了揖，堂長監督教習和學生才一齊徐徐的直起身來，垂手立着。先由堂長離位，教習隨着，引導道台走進後廳去。學生也散歸各講堂休息。不一會兒，監督

來了，說道台來察學，自校長以下都忙，顧不得上課，全體放假三天，於是學生一闕而散。

這時關於學堂的輿論很不一樣，有說這是新仕途的出身，舉人進士算沒用了。有說：時行吧了，過幾年，還得改歸「正途」行科舉，在鄉間後一說更有勢力。母親拿不定主意，惟恐誤了兒子的前途，爲此着實焦心。六叔看出母親對於學堂抱着懷疑，以爲是間接對他的不信任，便和母親生了意見，時時出聲冷嘲。同時，我在學堂混了半年，把母親的扇墜子偷給同學換半枝鉛筆，把父親的分家清冊改作圖畫練習簿，畫了些張飛和察學的道台之類，母親氣得打了幾次。放了暑假，更沒了管束，和個野馬似的，天天在水裏泥裏撒野。舅父來了，母親愁得沒法兒，就和舅父商議，把我送到舅父家裏，加入小舅辦的家塾。

我這小舅是個考場失意的童生，對「詩書門第」的畢家向抱反感，對學堂更是提起就罵。教我讀詩經和千家詩，只背誦，不講解，有如鸚哥學話。初時還客

氣些，後來背錯了，就給一巴掌。他自己也有時朗讀圍壘，那聲音就和辦喪事的和尚念經一樣，那分兒難聽，一言難盡。他又好看紙牌，賭起來，往往夜以繼日，書房就自動放假。這些我都不在乎，因為舅舅村裏有好多事兒，對我發生了奇趣。頂妙的是他村裏每個人必有一個外號，那外號加得很奇特，而且都有來歷。有一個年老的寡婦，據說她丈夫死的時候，她還年輕，哭得極其悲哀，有調有韻，有兩句是：「雪白的肚皮無人摸，千斤的担子自家駝！」從此她便被呼爲「千斤担婆子」。還有一個人，行九，他父親早死，母子沿門乞討。有一天，在一家討了一瓢滾熱的麵湯，他媽捧着瓢一面吹一面喝，兒子在身旁急得直叫「媽！他媽却喝一口，說一句：「燙人，九子！」「燙人，九子！」於是他的外號就叫「燙人九子」，雖然後來他已成爲村裏的一家小財主了。其餘如：大結巴子，二歪嘴，三光棍，七膠黏子，八蛤兒……很多我都記不清了。其次，他村裏的人都好喝酒，每人都能喝個半斤四兩的，好結個拚壘兒。吃過晚飯，醉醺醺的集在

場屋子裏，說天笑地，說着說着也許就打起架來，鬧上大街，扭做一團。第二天見面，彼此喚着外號，一笑完事。還有舅舅家東西院裏有好多果樹，如石榴蘋果海棠柿子之類，秋天院子裏景色很美麗。他家的規矩不大嚴，孩子們都在樹底下遊戲，舅母表姐們也常在樹陰裏做針線，談家常，高了興就七八脚的把着海棠樹搖一陣，那紅果兒就和下雨似的落滿一地，大家爭拾在衣兜裏，坐着嚼吃，也沒有管的。只是沒有杏樹，我很奇怪！

到年底，舅父把我送回家，沒提起明年繼續上學的話，母親又犯愁了。湊巧，第二年族中又成立了一個南書房，主辦人便是我那堂伯，他已不在官立學堂做監督了。他有一個姪子，是個好學的青年，正在做畢業和習時務的歧途上徘徊着，就請了一位半新不舊的同病之士襄辦家塾。我那時十一歲，就進去做了第一班的學生。四書和國文歷史齊讀，習字和算學並重，教得很認真，也比較得法。兩位青年教師也繼續他們的研究工作，寫白摺子，同是也演習開方，朗誦古

文，也不斷的瞧着烟台寄來的鐘聲報。還閒閱着一部石頭記，不時的討論寶黛的優劣，囁摸賈二哥的艷福與癡情，津津有味。只是請來的那位先生有些像賈天祥，是個笨種，偏愛使漂亮。他批習字，以圓圈和直杠當作優劣的符號，每次計算有多少直杠，規定打多少戒尺。終於演了一次「大鬧書房」的趣劇，那滑稽的批字標準才取消了。

我這時已經不大貪玩了，對於功課，已會用心。一年以後，居然能作史論，特別是愛寫白摺子式的小楷，考試成績總居第一。母親自然喜歡，自己也懷了遠大的希望。只是每到年終，交不出學費——二十吊錢。父親竭盡力量，只湊得半數，堂伯看着沒有辦法，就給墊上了，我無形之中成了個半費生。

兩年的勤學使我書本上的知識和生活的觀感都有了進步。我的求學是造就生活自立的能力，我的境遇是比同族弟兄們任何人都壞，我的父母比他們任何人的都苦，都可敬愛。他們是少爺可以超然無爲，我是平民，得實際努力。我從書本

上知道，大舜是天子，他耕田，伊尹是宰相，他版築，歷史上的偉人，很多是窮小子出身，少爺算是個老幾？當時受環境的積重壓迫，一個十二歲的孩子脆弱信念，如何敢說出口，只有忍着暗中盤算而已。

書房那點功課，我已行有餘力。背書的時候，任你從孟子抽到國文，從歷史抽到大學，都熟若流水。至如習字，那賈天祥不敢給我加半個直杠。只是作文還沒有把握，然而在同學當中，也算無比了。暫時都不成問題。下了學，就跟隨父親上山去，撒豆種，採玉米，翻地瓜蔓子，給工人送飯等等，往往戴月回家。晚上，幫着父親推磨，預備第二天的麵子，只是糧米缺乏，得父親出去東求西借，看人家多少冷臉，受多少侮辱！母親常在燈下工作大半夜，給財主姑娘做出嫁的衣裳，給小少爺和小姐兒們做鞋帽細工，換來一合半升或幾百文錢。我母親是出名的女紅妙手，族中大娘嬖子個個稱服，只是作出的成績都在人家身上。自我有生以後，二十年間，沒見她老人家穿一件時新衣裳，有時舊的都沒得洗換，

父親更是如此，一年穿一雙鞋，夏天還赤着腳呢！

這樣的艱苦生活，此後日甚一日，又延長了九年，到我在省城師範學堂畢業，才告一段落，那將寫在自傳的第二章裏。

我十二歲的十月裏，武昌革命起義，不久，文登縣也光復了。接着起了民變。烟台派兵剿服，大家在兵亂中度過年節，到第二年春天，才平靖了。這半年，沒能好好上學，到暑假南書房停辦，把學生送到城裏，我們便作了民國開元縣立高等小學第一班的學生。

辛亥革命，文登民變，及我家的遭遇等事，都待將來有機會，再詳細寫，也許不寫了。

宇宙風月書目錄

周黎庵主編

四月份出版

已出

已出

姑妄言之

雜感集
何容等著

回憶魯迅及其他

郁達夫 周作人 趙景深
畢樹棠 錢歌川 著

傳記集 (二角五分)

吳鈞集

雜文集
周黎庵著

二百三十面 (實價八角)

我的生活

馮玉祥作 · 三角五分

北平一顧

老舍等作 · 四角

歐風美雨

林語堂等作 · 四角

清明集

周黎庵作 · 四角

蘇聯見聞

于炳然等作 · 四角

自傳之一章

蔡元培等作 · 五角

燈尾集

徐訂作 · 一元

宇宙風社月書第三冊

畫 夢 集

版權
所有

中華民國廿九年三月初版

實價每冊八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主編者 周 黎 庵

著作者 畢 樹 棠

發行人 陶 亢 德

發行所 宇 宙 風 社

上海福煦路六八七弄三十號

桂林桂西路二十四號

香港擺花街三十三號三樓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name, appearing as stylized characters.

